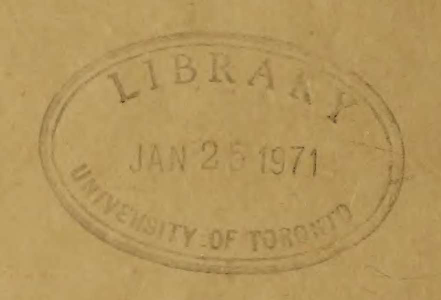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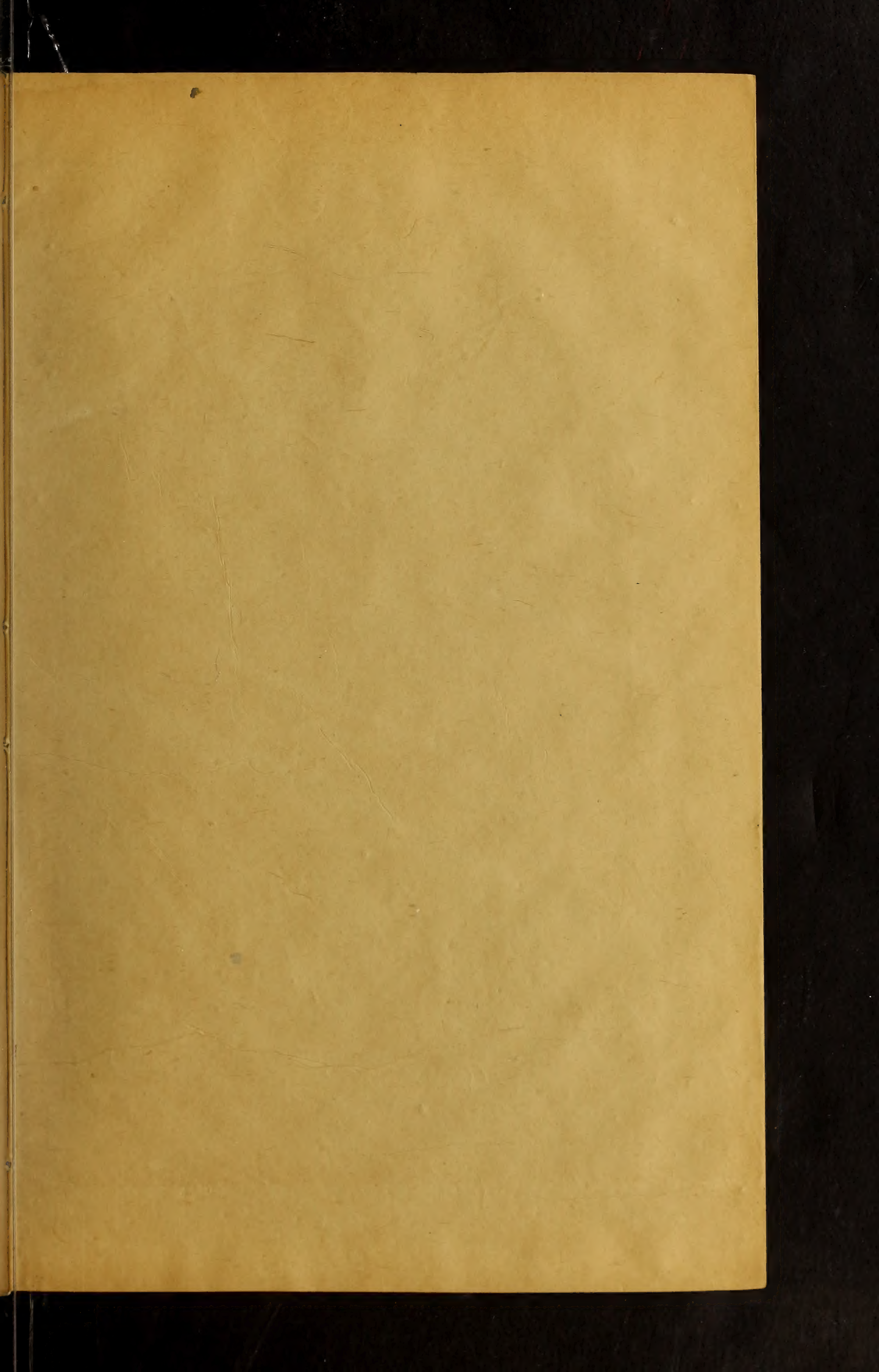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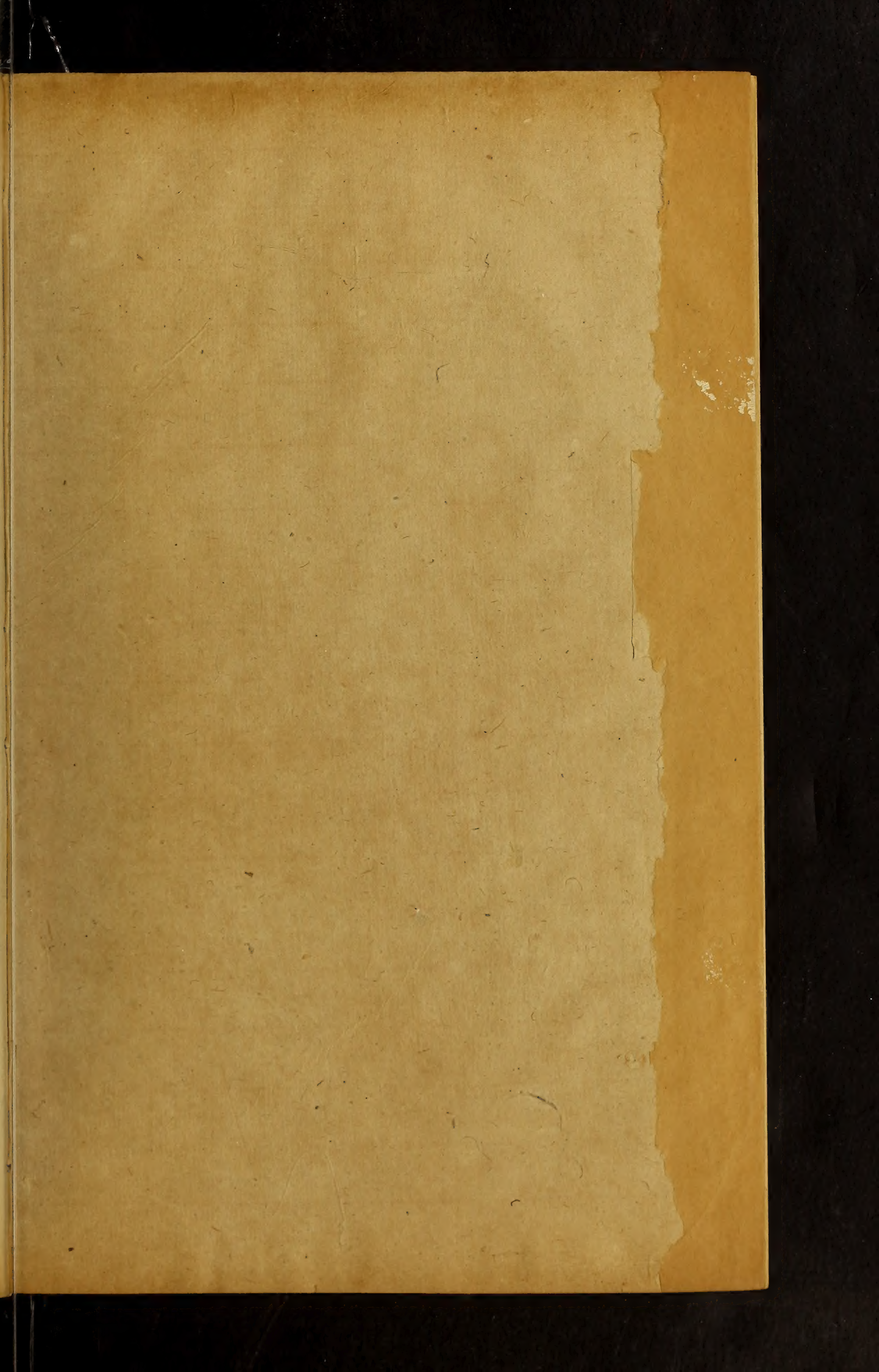

LIBRARY
JAN 25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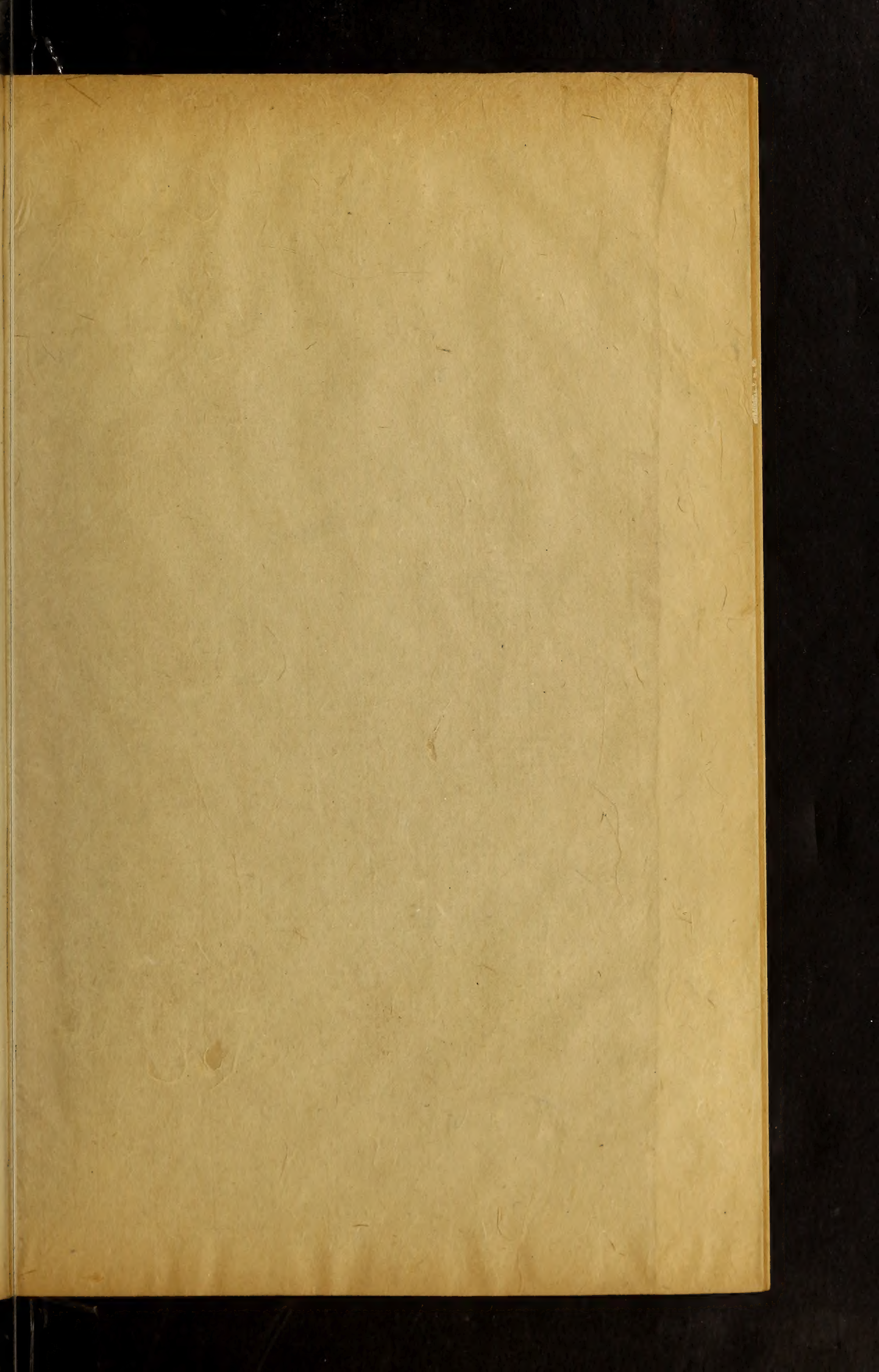




狀述

先君行狀

先君諱某南劍州將樂縣人也祖諱某父諱某先君爲人質直而信厚其遇事接物初若不可忤而胸中洞然無含怒宿怨其治家勤約有節雖一介不妄以與人亦不妄取人也自皇祖而上世爲農家至先君始勵其子以學熙寧中某以進士出身而先君喜不形於言色其後雖屏居不仕殆十年而先君亦莫之



楊文靖公集卷二十九

狀述

先君行狀

先君諱某南劒州將樂縣人也祖諱某父諱某先君爲人質直而信厚其遇事接物初若不可忤而胸中洞然無含怒宿怨其治家勤約有節雖一介不妄以與人亦不妄取人也自皇祖而上世爲農家至先君始勵其子以學熙寧中某以進士出身而先君喜不形於言色其後雖屏居不仕殆十年而先君亦莫之問也及聞其從師友之賢磨切以德義則充然厭其

欲其悟於榮利而樂於義方如此蓋天性也元祐五年十月戊戌以疾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三先君娶陳氏再娶廖氏六年卒有子二人曰某曰某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石龜山之陰嗚呼吾先君平生爲善惟日不足不幸少不從宦學不得與當世賢士大夫游故隱行弗彰而其嗣孤某又不肖懼終無以成親之名以昭示後世子孫乃泣而書之求銘於有道君子藏諸幽宮庶足爲亡者之慰云

曾文昭公行述

公諱肇字子開建昌軍南豐縣人曾氏系出於鄫少

康之子曲列之始封也更夏商周千有餘歲微不見於經傳春秋之際爲莒所滅其太子巫仕魯乃去邑爲曾氏巫生阜阜生晳晳生參參生元西父子俱爲孔門高弟曾氏遂有聞於世自是復晦而不顯又千有餘歲至宋興公之皇祖容公始以文學仕太宗眞宗爲名臣於時薦登膴仕者代不乏人至公又以文學登進士第調台州黃巖縣主簿邵安簡公聞其賢請爲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蓋有聞風重道接踵至者躡門授經無虛席是時上方嚮用儒臣欲以經術造士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地不宜淹滯一郡有

旨延和殿賜對公所陳皆上所欲聞者酬問久之殆將變僕矣除崇文校書兼國子直講未幾遷館閣校勘刪定九域志改大理寺丞同知太常禮院權判太僕寺殿中省元豐元年除集賢校理轉殿中丞久之上讀公所撰曾魯公行狀稱善會修仁宗英宗兩朝正史迺以公爲國史院編修官中書公輩入判太常以親嫌罷禮官判登聞鼓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說無所稽據公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蓋自公發之雖衆議不同而公獨引經辨析詞旨精慤故異論莫能奪其議明堂配享徧及五帝

初雖不合後亦卒見施用官制行除吏部郎中尋便
殿引選人上常目送之出殿門乃已再遷朝奉郎與
脩兩朝寶訓國史成錫宴故事非侍從官不坐殿上
特命進公其眷遇之厚蓋示將用公也未幾丁太夫
人憂居喪哀毀瘠甚年未四十髭髮盡變服除入爲
戶部郎中復還吏部遷右司郎中覃恩賜緋衣銀魚
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
爲宰相士多傳時自効公獨挺然不爲世變所移由
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德也以公先帝史官故命
公充神宗實錄檢討官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

數月召試卽眞遷實錄脩撰賜三品服初除未拜命
　會除葉康直直龍圖閣知秦州公卽上疏論康直
素不聞有可用之材昨在陝西隨軍失亡爲多先帝
常命械繫欲誅之康直諂事李憲卒賴以免其人可
知矣正當黜退以章先帝之明豈可更加奬擢執政
訝不先白言者承望協力攻之范公純仁在樞府語
人曰善人不見容則純仁輩不可居此矣諸公知公
議所與咸爲之言章請外五上不聽乃出視事門下
侍郎韓公維面奏范百祿所爲不正及有非理事十
餘件簾中怒甚以爲蘄臣奏劾臣僚當公行具章疏

明論曲直既無明文何異讒毀黜知鄧州公不草制
兩上章論之曰維執政爲朝廷別白邪正是非眞得
大臣體雖案牘不具出於口奏豈可便謂之欺君大
臣參與國論臧否人物不必一切須形文字顧所言
當與不當行之人心服與不服耳今陛下責維徒口
奏而已遂謂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
謂陛下以疑似之罪逐大臣恐於陛下盛德不爲無
損執正大臣自此以維爲戒無敢開口論議臧否人
物君臣上下更爲形迹恐非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
誼亦非大臣展布四體以事陛下之道也竟以他舍

人行下事雖不從士論韙之諫官王覿言執政忤旨落職知潤州公封還詞頭言覿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爲重輕而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覿一言論及執政卽日去之是何異愛腹心塗耳目豈不殆哉上悟加覿直龍圖閣三省議更科舉公獨建議以謂三代兩漢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后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內外官舉經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

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數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惇行義人人篤於自修則人材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太皇太后受冊有司檢用章獻明肅太后故事當御文德殿奏疏曰伏見太皇太后聽政以來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崇

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蓋外朝天子之正宁太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為天下後世法推此言之受冊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耳竊詳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后受冊於崇政殿仁宗自出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時之制非典法也願下明詔屈從天聖二年兩制之義受冊於崇政殿仰稱太皇太后克己復禮謙恭抑損之盛德中批令學士院降詔如公所請是歲坤成節禮官建議於崇政殿上壽其升殿賜酒并文武百官拜表班次並用天聖三年故事三省樞密院時降朝旨不

全用天聖三年故事及有司之議乃引九年會慶殿
上壽如乾元節之儀公奏疏曰太皇太后昨降詔書
以謂不敢自同章獻太后今此舉似與前後本末不
相稱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臣出於不思耳
疏入從之公之晝規太母之聽言前古靡儷焉非主
聖臣直寧有是夫皇太妃親屬有韋城縣民侯偁者
負官錢內批特與寬展納錢年限公言此在縣官事
至微未恐不足以上煩詔旨以啓倖門又言近日頗
有干求內降特與差遣者此雖未足仰累二聖大公
至正之德竊恐僥倖之人轉相扳援煩瀆聖聽杜漸

防微宜自今日仍錄仁宗戒敕內降八條以進乞置之座右少助省覽奉使契丹回道過雄瀛二州百姓各經國信使副陳述役法不便事公言臣於役法本不詳知乞明詔有司更加考察不憚增改歸於便民而後已昔在熙寧中更定役法臣兄布實與其事臣今言之不為無嫌但承乏從官將命出使親見二州之民有所陳述不敢顧避隱默為自全計也又言臣以使事還至河北聞朝廷命王孝先開孫村口回河東流復故道及見運使謝卿材言河流稍入地中無可回之理但當閉塞支流縱之北去正是行其所無

事卿材嘗畫八事聞於朝簡易明白似有可採乞下水官及河北監司公共講求及卿材所陳利害孰爲得失具奏朝廷擇其善者斷而行之庶使論議早定繼聞召都水使者王孝先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判官張景先赴三省詢究利害而三人所論不同朝廷未敢臆决遣官行視然詔書但令相度孫村口有無未盡利害如孫村口不可修即於不近界河踏逐一處則是雖曰遣官行視而必欲回河之意已先定於廟堂之上矣然則遣二近臣從數十官吏銜命而出不知果何爲也及二近臣還奏如卿材説遂出孝先知

曹州徙景先陝西路公力疏其罪執政不得已為之改命至紹聖初時論益主東流而河回輙决公私受弊卒如公言秦王後止襲公爵詔有司議所當立公言諸侯有國子孫以嫡相承禮也况承亮先朝所立傳國再世可復議移奪乎四年春旱甚中丞李公常請罷春宴執政難之公率彭公汝礪上疏曰天菑方作民食未充正君臣側身畏懼憂恤百姓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導迎和氣翼日有旨罷宴二公在朝論事數與時忤至是浸不容矣當是時丞相范公純仁左丞王公存論議多是與二公合

異意者欲盡去之會有以蔡丞相確安州詩上者諫官交章以爲謗訕謫新州范王二公爭之不能得同時罷去先是公與彭公約當制者必極論之會公除給事中未拜彭公當制言甚力諫官多前日與公論異者言彭公實公使之誣以賣友公不自辨固辭新命請外章四上除寶文閣待制知潁州明年徙齊州未至改陳州在潁濬清河百餘里以通東南物貨人至今賴之部使者議開八丈溝疏陳蔡積水潁人素以爲患公距其議使者以語訹公公復移書折之及徙陳執論益堅人於是知公非私於一州也越明年

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守當東南孔道士大夫舟車銜尾結轍而至平時宴勞無虛日公日飾廚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爲也乃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爲多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命格不下七年秋還朝守尚書禮部侍郎是歲哲宗初祀南郊有詔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公守前議論之語甚厲不報乃拜章自劾徙刑部不拜請去不已降知徐州在徐數月徙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紹聖初徙知瀛州充高陽關路安撫使哲宗旣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公議禮有守及公入

對曰不及垂簾事所陳皆國家大體嘗謂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爲立政之本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時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咨詢無倦或至夜分是以後世言治獨稱正觀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之左右以參謀議以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褻狎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矣忤貴近意故不得留是時元祐諸公皆流竄嶺表最後謫前史官范祖禹等以實錄譏訕爲罪初實錄成公與陸佃林希以常在屬例轉一官公

奏臣不逮成書不可因人之功以叨賞典累辭不許至是希爲中書舍人納所遷官在職公恥自陳以覬幸免遂與佃俱奪一官降小郡以公知滁州御史言希不當與公異佃與奏書不當與公同乃削佃職除公集賢殿修撰守滁歲滿除知泰州又二年徙海州元符三年上皇即位欽聖太后權同聽斷一日二府奏事簾中宣諭曰先帝在宮中嘗稱曾某可用曾公爲樞密實與聞之先帝謂神宗也召還除中書舍人即日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祖宗以來數詔百官使以次對神宗舉而行之於熙寧之初以興起事

功爲後世法願陛下迹神考之故事脩轉對之制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得極言時政無有所隱然後擇其善者而行之且報之以賞大則加以爵秩小則錫之金帛其言不足採若狂妄牴牾者一切置之不以爲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會日蝕四月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具著所以言於上者敷告中外於是投匭者日以千數故上得盡聞天下事大臣有欲害公者未有以發乃攷公所撰孔平仲復官制詞著平仲譏訕先烈之罪激之使自辨因以擠之公錄二詞白上言陛下既赦其罪俱

當明著聖恩敘復之意不必更載前來貶謫之罪萬一可用用之如不可用則臣爲不稱職即乞罷中書舍人職事以允公議上察其非罪促令赴省供職及對慰諭久之元祐士大夫再以赦甄敘或復舊職典方面公奏生者蒙恩已厚矣唯是游魂枯骴未蒙聖澤死而有知豈得無望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檢會臣寮昨巳死被追貶或貶死未經敘復者還其所奪官職及本蒙恩澤又乞如祖宗朝每大赦後置看詳編配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使流竄廢錮之人均被恩施皆見納用由是上恩溥及存沒矣累遷朝請大夫

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又數月兼侍讀上嘗從容謂公曰卿學術在廷無過之者非玉堂之上不可以處卿公頓首謝因言近世帝王善爲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言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史官掇其大者別爲一書謂之貞觀政要陸贄事唐德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稽於六藝之文此二書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鑑伏願陛下退朝之暇紬繹經史之餘取此二書置之坐右留神省覽發言行事以此爲準庶於盛德有補萬一又言伏覩詔書知州軍僻見與文臣帶一

路兵鈐及監司職任者並須上殿指揮皆罷而不行臣愚竊所未諭也今陛下初即尊位方當厲精爲治日接羣臣以廣聰明以通衆志之時而遽有此變更竊恐四方聞之或意陛下倦於諮詢或意陛下畧於待士而爲監司長吏者亦將苟且因循無自勵之志非所以崇德美與治功也給事中二人相繼封駁除月三省進呈令中書舍人書讀行下公言三省各有職守不相侵踰門下所以駁正中書違失故中書舍人不兼給事中職事恐因此寖壞官制有損治體諫官陳瓘以言及東朝與政事被謫公適館伴敵使事

畢還家即奏書兩宮曰瓘昨日所論臣雖不知其詳以詔旨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疎遠小臣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狂也皇太后有援立明聖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爲無累瓘以愛君之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美忘身爲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昔東漢明德馬皇后常謂章帝曰吾但含飴弄孫不復關政章帝亦能不顧所生極其尊事之禮故一時母子之賢著之史冊爲後世法本朝慈聖光獻皇后歸政之後

游心物外歷英宗神宗兩朝功隆德盛稱美至今公
所以處上母子之間委曲詳盡有人所難言者不可
縷載也初雍得罪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雍
舊職其犯顏嬰鋒率此類也先是禮部議哲宗升祔
宜於太廟殿增一室公獻議稱書禮記皆云七廟國
朝自僖祖而下至神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
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大
行皇帝祔廟當與神宗為昭穆上遷宣祖以合禮文
七世三昭三穆之誼時為禮部者方執政故公議見
絀時議者又言上當為哲宗服期從兄弟之服公在

邇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帝舜且為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言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為娶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於上前益語塞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魯公稱上命命公推此意為詔明諭天下公見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命相公魯公適覩草禁中因舉數事為戒所謂休息百姓總核庶工甄敘材良敦獎正直澄淸風俗振

肅紀綱退與魯公言未嘗不丁寧反復以此此也本朝學士弟草兄制惟韓氏與公無他比也士論榮之而公獨以滿盈爲懼力祈補外章三上三請對引祖宗朝學士許避親嫌故事朞於必得上面諭曰朕初即位首召用卿豈可遽求出也除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公事修撰哲宗實錄仍侍讀如故懇辭逾月不受命請郡益確上封還乞外奏迺出稱謝然猶申前請上固彊之故退而奏詔朝廷更茶法內侍閻守懃主之公謂與民爭利不可爲是時守懃方用事勢傾中外非守義弗渝無敢忤其意也元年

太史復奏四月朔太陽當蝕公請對言今連年日蝕皆在正月歲旦之夕赤氣亙天變不虛生必有所自因陳天人精祲之説至誠懇激言發涕下退力請外得知陳州徙知太原府充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公奏西事素非所習且臣兄布嘗與措置議論之際不無妨嫌力辭不赴改知南京公前自陳徙宋遺愛未遠是行穉耋送迎交於境上宋人聞公再來歡動城邑徙知揚州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到官一日徙知定州路安撫使會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貶言者繼之落龍圖閣學士謫知和州道除

舒州靈仙觀時崇寧元年七月也魯公已罷政言路
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誦言排公迺言元符末有外
臣上書議及宮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黨公
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異趣
者千餘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詔貶濮州團練副使汀
州安置在汀二年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
室內僅容一榻坐臥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
而公處之裕如也手詔左遷官例許內徙移公合州
魯公亦自衡徙舒會於途中未及徙所又例還爵秩
授公朝散郎與魯公還居潤州里第兄弟戴白相從

人所歆慕歲餘二公同時寢疾公遽命諸子以生不
及養太師歿必返葬其墓下自是旬日語不及家事
脅公薨翼日公亦不起實大觀元年八月丙辰享年
六十一累勳上護軍封曲阜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入寶恩追復朝請郎後再以恩復朝請大夫集賢殿
修撰公天資仁厚而剛大之氣睟然見於顏面望之
若不可犯而卽之則溫然可親不問知其爲盛德君
子也與人交無遠近疎戚之間不爲虛詞飾貌一以
誠意引掖後進惟恐不及一經品目人人自好自少
力學於六經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含英茹實以畜其

德非如世儒徒摭其華雕繪組織爲辭章而已經綸之業蓋其素所蘊積也故其在朝則以論思之責爲已任出藩於外則所至有成績瀛州救荒之政全活者不可以數計至其受代則民挽留之圯道闔門而不得去更十一州若此類不可悉數然在公爲不足道故畧而不載平居於物無所嗜惟藏書萬餘卷手自讐校終老不倦窮探博取無所遺忘雖敵中山川道里遠近夷險無不洞悉與遼使語道其委曲皆大驚服及自朐山還朝某官某送件敵使使者語某曰昨朝會日執某事者非曾舍人耶吾聞其名久矣其

欽慕如此家素貧未甞屑意有無而以字孤
振乏為急由布衣以至處顯視其居處被服飲食無
少異歿之日陳無新衣薦無完衾帷帳器用質素儉
惡闔門千指無所歸聞其風者雖庸夫賤隸皆歎息
為之泣下諸孤卜以二年十一月葬公於南豐縣世
賢鄉梅潭之原遵治命也曾祖諱仁旺累贈太師沂
國公曾祖妣陳氏楚國太夫人祖諱致堯尚書戶部
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國公祖妣黃氏越國太夫人
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太師魯國公妣周氏周國太
夫人吳氏吳國太夫人朱氏魯國太夫人娶強氏累

封和義郡君尚書祠部郎中三司戶部判官諱至之女也有賢行能宜家有子八人長曰緄通直郎知楊州天長縣丞事次曰縱承事郎監太平州蕪湖縣酒稅務絢宣義郎監兖州東嶽廟統將仕郎監應天府柘城縣稅務絨將仕郎監睦州酒稅務緯承務郎權知泗州招信縣丞事續纏舉進士女四人長適宣德郎王律次適宣義郎劉佇二尚幼孫男二十人悰恪慥悅懷悟愔悌恂愖恰恢恬惲憓惓惔懍懙憺孫女六人公以文學擅名自結主知朝廷每脩一書必以公爲選首自仁宗至哲宗四朝大典公悉與焉有曲

皁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奏議十二卷邇英殿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內制集五卷尚書講議八卷曾氏譜圖一卷公歿逾二十年今
天子即位盡還元祐貶死人官職復公龍圖閣學士紹興二年賜謚文昭公久在論思之職參訂國論獻替爲多兵火之餘朝廷載籍焚滅殆盡雖至言顯行著在天下然日月逝矣恐浸久或失其傳故掇其大節而詳著之以備異日史氏採錄焉

楊文靖公集卷二十九終

天子即位盡還元祐黨死人官職復公龍圖閣學士
卷尚書講議八卷曾又譜圖一卷公殁迨二十年今
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崇寧外制集三卷內制集五
皐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奏議十二卷邇英殿進[illegible]一

楊文靖公集卷三十

誌銘一

王母朱氏墓誌

王母朱氏世家延平居士諱某之女王父先娶蕭氏夫人乃繼室也夫人之歸曾大父已沒獨曾大母猶存其爲人嚴憚不妄戲笑躬以勤儉畜子孫有節專靜而無嗜好人莫測其欲以故左右給使鮮有中其意者夫人事之常得其歡心治家事中外輯睦配王父無違德其歲時奉祀割牲省器必親臨之未嘗委諸婦終其身不懈生子二人二婦皆少亡諸孫幼失

所恃夫人朝夕撫養必知其燠寒疾痛綴完緝敝悉躬爲之比其成人教以義方故諸孫卒得所恃爲成人夫人之力也其天資柔靜婉淑事無小大喜怒未嘗見於色居常好善唯恐有弗及故卒受天祉以康寧壽考終其身逮諸孫有婦猶執女功不替諸子孫或止之曰爲母而年八十亦可以已矣雖不躬爲之其憂無人乎何自苦如是耶夫人從容言曰爲婦而執女功乃其常也汝何異哉且吾雖老矣使吾明衰而視昏則雖欲彊爲可得乎吾之所以不已者第吾力之所能勝耳汝何怪耶其後子孫雖屢止之其志

終不可奪也王父諱某有子五人曰某曰某夫人之出也孫男六人曰助曰夢曰時曰度曰州僕曰二僕曾孫三人曰廸曰逈曰邁女二人皆幼享年八十有三熙寧十年某月某日以疾終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白土之原其仲孫時爲之表而告其子孫曰而子而孫實繁其夥誰其育之王母是妥逌其成人棄汝而歸寸草有心孰報春暉日往不復形終此瘞刻石墓左以示來裔

張氏墓誌銘

殿直楊君一日詣予而告曰安持之皇祖考有高世

之行得無生忍法于善知識者其事有禮部侍郎李
公常朝奉郎劉公誼之銘文可考不誣也二公皆當
時顯人而一言之出足以信後世則雖没不朽矣獨
念吾母氏之賢配先君無違德而其没也不克銘以
塟使閨門隱行湮滅而無聞將無以昭示後世子孫
用是爲大懼欲以銘累公不識可乎予得二公銘文
讀之竊歎楊氏世爲江西右族貲累鉅萬而其父子
不以一毫入其胸次飯蔬飲水與遺世絶俗之士游
卒能坐亡立逝無怛于死生之變則其所養可知矣
而夫人事其舅以爲賢婦配其夫以爲賢室是宜銘

乃叙而銘之使歸而揭之墓上夫人姓張氏南康軍建昌人居士諱某之室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夫人資靜淑尤謹於事佛樂善好施姻族內外貧窶者必歸焉元祐戊辰六月二十四日以疾終于家越明年正月二十日葬于洪源之南享年四十有二生男八人女四人長曰安道安世安止安行安時皆業儒曰正眞爲浮屠氏曰安持紹聖中以材武得官今爲左班殿直監杭州餘杭縣浣坎鎮乃其次子也銘曰蠢茲世人徇物喪已驕吝日滋富不期侈於惟楊氏已物兩亡家累萬金視猶粃糠允矣夫人其

德克配刻銘墓傍以詔來裔

蔡奉議墓誌銘

安禮既沒之明年其族兄某以其弟亢踵門而告曰先兄疾大漸顧而謂亢曰吾不幸至于不諱宜以銘屬公今葬有期敢以請予曰吾于安禮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非一朝燕游好也自幼學以至成人十餘年間出處語默無一不同者而以銘屬予予雖不能文其何可辭乃叙其世族歷官行事始終之大節而銘之曰君姓蔡諱元方安禮其字也南劒州將樂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君世富貲諸父皆浮侈妄

費殆盡獨君之皇考能自力不計有無資君以學君
亦感激奮勵焚膏繼晷不少懈窮探博取發爲辭章
卒以名聞于時熙寧九年同進士出身主饒州鄱陽
簿移福州懷安惠州博羅縣令因薦改宣德郎知建
昌軍南豐縣以年勞改奉議郎紹聖四年某月某日
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四君爲人果毅明達與朋友
信不詭合而妄隨遇事立斷不可回撓初爲懷安代
有旨會更役法君親爲按籍一日而差畢吏不得搖
手爲姦利用以爲怨君去旁邑吏舞籍爲隱漏以賊
敗陷重辟無一免者吏始相慶德君曰微令嚴而明

吾屬無類矣異時君過境上故吏逆君拜庭下以是爲謝其在南豐歳適大饑流亡莩踣者相枕籍君爲法賑之賴以全活者不可勝紀君之爲政彊敏與民爲條約而不可犯然簡節而疎目民亦易避也其破姦剔蠹必鋤盡根穴乃止故所至有風績吏畏其威而民安樂之也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卞山之麓君娶鄭氏生二女再娶黃氏無男以其弟之子某爲後昔君每以書抵予未嘗不以是爲憂今其已矣悲夫銘曰謂天爾嗇兮胡德之純謂天爾厚兮後胡不蕃憑大靈兮騎雲欵天閽而上訴兮邈乎不聞惟有德爲不

朽兮長存後欲有考兮視此銘文

俞氏墓誌銘

夫人俞氏予伯父諱其之繼室也曾祖諱英祖諱懷選父諱守瓊世爲南劍州人自皇考而上隱德不仕以貲傑其鄉子弟始皆業儒爲名進士夫人端靜嚴飭不妄笑語雖遇子弟未嘗有戲慢之色治家勤約有節中饋之事必身親之至老不懈初伯父亡子尚幼夫人以孀稚自營攻苦食淡仰取俛給卒克有家子孫賴之不墜先業元符三年十有一月甲戌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二伯父有子五人其二夫人出也曰炳

日允蹈崇寧元年九月丙申葬于龜山之陰始夫人疾革予方以漕檄竊食清流比歸省之床下已不能言猶頷之若有囑予者嗚呼意欲何言耶於其葬乃泣而銘之銘曰陰靜而嗇兹理之常無非無儀婦德乃光淵哉夫人展也其臧刻銘幽宮以示不忘

游執中墓誌銘

昔吾爲太學生吾友定夫甞爲余言其族父執中先生之賢余聞而心識之願見而未之得蓋三十年餘矣建中之初余被檄貳令於其鄉邑始獲從之游聽其言稽其行參之於其所學信乎定夫之所稱無一

溢辭也於是相與爲忘年之交而恨相得之晚先生
既没逾數年而吾友定夫復狀其行致其子處道之
意請銘於余余何可辭先生諱復字執中姓游氏世
爲建州建陽人曾祖諱惟眞祖諱耿父諱伸孫皆隱
德不耀先生資孝愛總角已知彊學砥礪竭力以養
其親家乏無經月之儲而親意未嘗一日不怡族父
元聰明有精識於子弟中尤器之見謂有特操既壯
學益富行益修鄉里旁郡見者悚服聞者悅而信之
多遺子弟從之游遠近相屬也其學以中庸爲宗以
誠意爲主以閑邪寡欲爲入德之塗常以晝驗之妻

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其與人謀委曲周盡不啻如在己其教人禁其不善而開其善誘諭之詳不少回隱不啻如其父兄故聽其言者初若難入然終察其爲愛己也亦或以忠誨成懟憾先生終不改曰寧人負我我無負人蓋直道不苟自其性然也以故鄉曲之士嘗受經其門者在在率德自好讀書亦求心到自得以善其身其成就人才蓋非祿祿口耳之習也少不事舉業晩徇親意一舉於有司不第而止以某年某月某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江氏宣德郎汝舟之女

配于君子能致婦順以得舅姑之懽心先先生十年卒子男三人處道舉進士亦遵遺訓不敢失墜處仁處厚早卒女一人既嫁未兩年而嫠守義不改適皆其蘊籍然也處道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歷衝之原先生貌清而氣和望之如枯木槁灰而堅挺之姿睟然可見不問知其爲常德君子也道廢千有餘年謬悠荒唐之辭盈天下學者師其言尊其道而侈大之非徒雕龍炙輠而已夷考其所知未有能躡其樊者也冥行之徒猶擿埴於康莊之衢眩然莫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爲二

致士於斯時欲肄業考疑則無其師貧以輔仁則無其友而枝辭蔓說亂經矣先生德足以私淑諸人學足以垂世傳後而士之欲求師友者宜莫如先生也不幸老死於窮閻陋屋之間而不大顯於時可哀也已

銘曰於戲先生珪璋之珍韞質不耀器藏于身多文之富曷云其癯學無欲淆惟道之腴以此易彼孰云不臧人雖弗堪潛德愈光歷衡之原望之睪如遺風若存百世不渝

鄒堯叟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堯叟姓鄒氏其先出於魯國之邾唐季

之亂避地閩中故今爲邵武軍泰寧人曾祖某祖某
父某皆不仕先生自少有文名尤工詞賦比壯游四
方始從中山劉公先生彝爲學六經之旨百氏之書
無不該洽旁穿曲貫各得其宗汪洋大肆發爲文章
遂以名聞於時嘉祐中登進士第調淮陽軍司理參
軍丁父憂服除再調南劒州劒浦縣主簿監建州買
納茶場移福州閩清縣令用薦者改宣德郎知宣州
宣城縣元祐四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於官舍之正
寢享年五十有八先生爲人厚重寡言雖家人未嘗
見其喜慍皃溫而氣和遇事堅正不可以非義回屈

初在淮陽卒有受杖不服而肆言守怒欲斬之議不決以其事付先生已而復欲遂前議先生不受令守益怒先生以爲事在有司則有常法執之不移士論韙之其蒞官臨民雖冗職必盡力故所至有風績其決獄聽訟鉤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觀之若不勝其煩先生處之裕如手未嘗釋卷也故其用志益深學之所造者遠矣先生既沒子尚幼大觀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始克葬于常州宜興縣善奉鄉橫山村黄宇塢之原娶劉氏先生生爕之女也子男若干曰某曰某嗚乎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一時朋游共學者

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仆恐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窮死噫命矣其尚誰尤故叙而銘之銘曰有美斯人君子儒兮純明篤實允式孚兮胸中之藏羅瓊琚兮位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縶荒嶇兮雲帆蔽天膠淈泇兮天地吸嘘鼓洪鑪兮鑄物範形曾莫圖兮自爾遭之人莫如兮旣厚爾德孰云癯兮黃宗之原安此居兮鏤石紀辭永不渝兮

吳國華墓誌銘

延平據閩之要津號稱多士而以學行著聞鄉閭者吳氏有三人焉曰某字及之曰某字季明而審律先

生其一也當嘉祐治平之間士方以聲律偶儷之文爭名於時而三人者獨相與切磋以窮經學古爲務不事科舉退老于家若將終身焉其能自拔於流俗遠矣其後季明以經行被召不赴授其官而審律先生晩亦出仕獨及之卒於布衣予視三人者爲前輩而少得從審律游最厚先生不予鄙進而友之今其亡也以銘屬予何可辭乃序而銘之先生諱儀字國華世爲延平人曾祖諱某贈某官父諱某歷任某官先生爲人剛毅篤實洞見城府而善善惡惡無所容貸其事親以孝顯交朋友以信義著自少篤志彊

學老益不懈六經百代之書蓋無所不究窮探博取自信不疑尤深於詩易皆有成說晩益玩心於象數音律之學自爲一家有文集若干卷崇寧五年詔求天下遺逸部使者以先生應詔辭不就已而敦廹之乃乘驛就道令相太師公見而說之授將仕郎太晟府審驗音律未幾府罷先生亦浩然而歸不復出矣大觀元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若干某月某日塟於某所先生娶陳氏某人之女無子有女三人長適某次適某皆先卒次適某官楊某嗚呼吾聞有德者必有後而先生乃無子以奉其祀是尤可哀也已

故爲銘詩以慰諸幽銘曰人孰無宗世久則遷惟德與名萬世之傳德名之孚先生有之不亡者存夫又何悲

吳子正墓誌銘

君諱思字子正姓吳氏邵武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累贈宣德郎母朱氏封蓬萊福昌二縣太君君之皇考以上世有隱德至君始以進士起家中元豐三年第授蘄州黃梅縣尉再調處州右司理參軍俗獷悍喜訟闘吏明習法令挾以爲姦故獄事視他郡爲難治君敏達彊濟吏不能欺事至迎刄輙解無

留獄會昌民有誣告毒死者縣獄具君爲直其寃得不死者五人令很愎訟君不已彌年不能决其後更二獄卒如君所直也君之全活五人法當遷秩任事者不以聞而君亦置不問也曰吾爲理官獄求生盡吾職而已無他覬也聞者以君爲長者就移和州防禦推官知吉州吉水縣有老吏舞智玩法爲邑巨蠹君得其狀繫治之吏窮廹欲以事汚君緩其獄闞君之亡謬爲家問置金其中囑小吏納之君夫人黃氏得書覺重疑之却不受君適自外至發書得金詰其所自爲誣者情得咸伏其辜故縉紳咸知黃氏之賢

而益奇君繩家有法也用是當路交薦之改宣義郎知池州建德縣君始至大興學校勸農桑教民力本歲餘邑大治迄去獄無繫囚民到于今頌之以年勞改宣德郎上郎位覃恩遷奉議郎賜緋衣銀魚辟福建路轉運司管勾文字明年丁太夫人憂服除監江州廣寧監會更錢法日夜鳩工赴期會旁視若不可堪而君獨裕如也未幾以課最聞再遷承議郎還闕除監大觀庫遂以疾卒于京師大觀元年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三君娶黃氏左中散大夫某之女封壽安縣君有賢行配君無違德男一人曰偉明擢崇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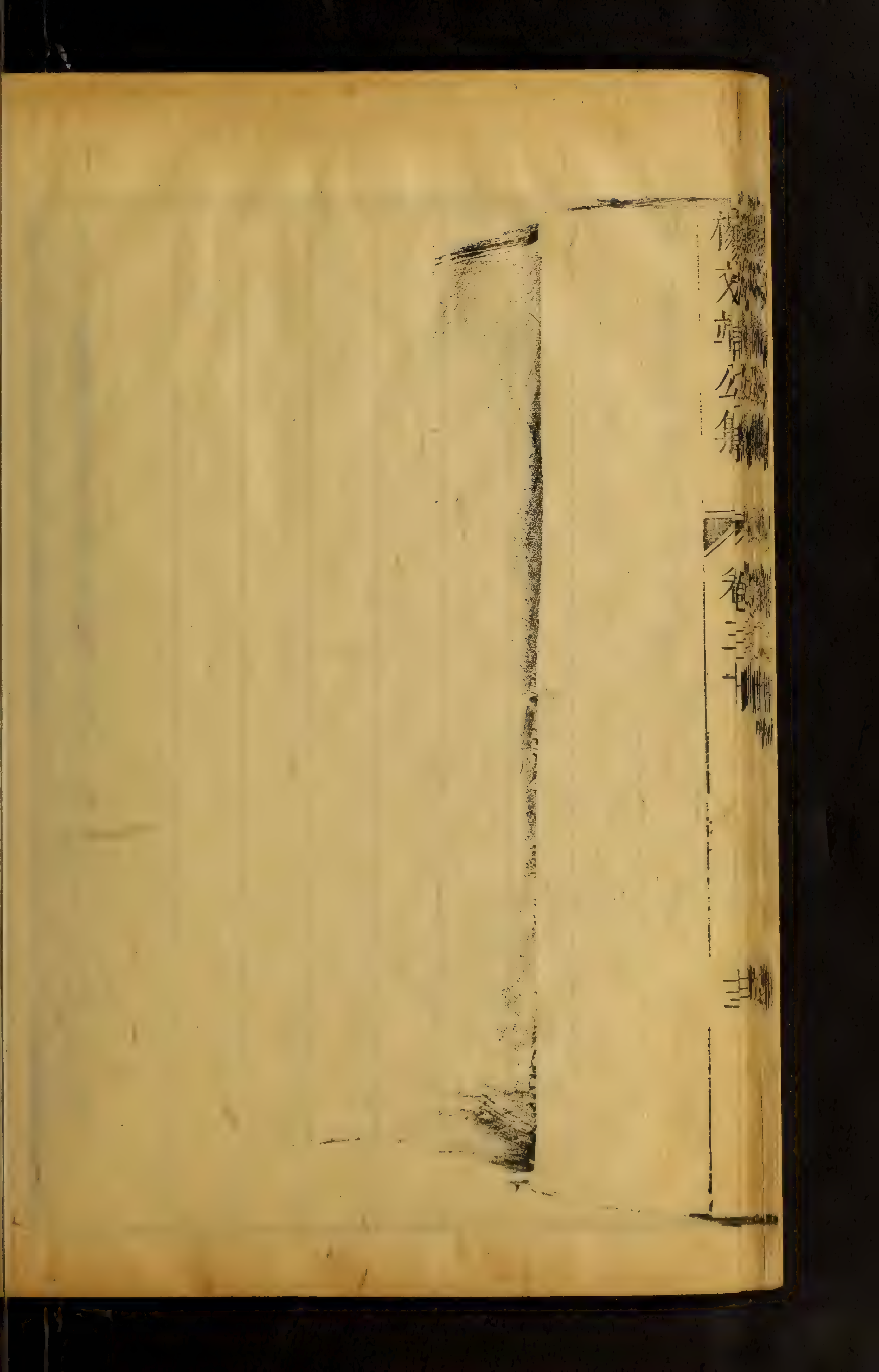
五年進士第秀州崇德縣尉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

君爲人樂易不事表襮居家奉親無違兄亡事寡嫂盡敬畜其孤如巳子家素貧清約自克而賙䘏族黨無吝色內外婣睦人無間言初與侍御鄒公某管城尉游君某友善二人皆蚤世君教育其子恤其家卒克有立古之朋友視兄弟斯道廢久矣觀公所爲足以激頹俗也性嗜學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蓋無所不讀下逮山經地志陰陽卜筮星曆之書浮屠道家之說亦無所不究旁穿曲貫各得其宗爲文長於論議尤工於詩辭義清遠有作者風氣蒞官臨政務近

民不爲進趨計明達吏治所至有稱士論每以用不
極其材爲恨而君處筦庫恬然也其自守不回葢如
此有文集五十卷契丹西夏錄十卷藏于家疾且革
爲治命數百言惟以孝弟詔其子孫不及其他非守
死善道何以有此君既没之明年其孤奉君之柩歸
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所道過錢塘以尚書
戸部黃公之狀來乞銘曰先君之友惟公爲最厚宜
得銘以葬予雖不能銘義不得辭乃論次其平生歷
官行治之大節而銘之銘曰允矣吳侯獵德在躬闕
弗大施而卒于窮其施惟何二邑之思澤畀不流廼

止于兹其存不朽有曄其文銘昭于幽以詔後人

楊文靖公集卷三十終



誌銘二

陳君玉墓誌銘

大觀三年歲在巳丑二月乙酉居士陳君卒越明年其嗣孤經德不遠數千里狀其行走僕來睢陽乞銘於予予雖未嘗知君也而與其二子游厚善今不遠數千里來請銘義何可辭乃爲之銘君諱某字君玉溫州平陽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以好學篤行稱於州里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君爲人剛果有遠志廸諸子以學資其費不吝其遇人樂易無疎戚之間賔至

必爲具盡歡乃已人有善雖小伎稱之若不及周人之急不責報務盡其義雖轑橐掃庾不爲後日計畱也里俗尚鬼而信巫有以癘疫死者必累月乃敢發喪君之母夫人亡舉族獻疑欲從俗君獨曰吾寧死耳奚恐爲是耶其孝誠不惑蓋天性也疾已革召諸子而戒之曰汝等慎無析居爲鄙俗常態義方之訓死猶不忘非篤於爲善何以臻此君喜佛學而不爲求福田利益事將屬纊所親有爲浮屠氏者泣涕問所欲對曰庭前栢樹子復問乃曰已在言前則君於死生之際可謂安矣享年五十有九娶繆氏先君十

四年卒子男四人經德經邦經葬皆業儒女四人長適繆氏次適季氏次適張氏其季皆早夭某月某日葬君於樂溪大嶺之原與其室繆氏同穴君旣沒而經邦始以上舍賜第人皆以君不及見爲恨而君於先生之際猶不累其心況其他乎然積善之報其後也必大可不占而知矣故繫之詩曰天之於人不可求服田力穡乃有秋君乎有子皆珍璆韞匵待價于金疇樂溪之原蔚松楸君其無憾安此垗

李子約墓誌銘

公諱撰字子約姓李氏本唐諸王苗裔其先恭王明

以太宗子國於曹有子五人俊傑价偲遭武氏之禍屢更封傳五王而絶价生濟國公臻無嗣獨其季偲官止左武衛大將軍子孫蕃延與唐始終迄今班班可紀世居陳留至公之七世祖澄爲溫州永嘉令始遷福州之連江國初三從祖亞荀以進士高第起家至三司鹽鐵判官任公之祖爲應天府法曹椽稍遷至縣令郡守所至有能稱最後以國子博士守毗陵卒於位柩將行州人不忍其去共挽留之葬横山泣送者塡道又圖其像歲時祀之至今人有疾取墳土服之輒愈其威惠在人久而不忘蓋如此國博君

生五子公之皇考其冡嗣也娶范氏司封員外郎亢之女國博之喪諸孤無所歸范爲營室於蘇故今爲蘇人公九歲而孤執喪奉親如禮旣冠丁母夫人憂窶甚家徒四壁惟閉門自守雖糜食不繼澹如也親故高之爭持薪米以餉服除游太學聞南豐曾公鞏以文名天下公往受業其門刻意勵行務多識以畜德不爲進取計南豐器其才謂當爲世用會熙寧五年詔郡國貢士乃作湖水碧詩以勉其行六年遂登進士第調越州餘姚縣主簿用舉者監揚州高郵縣酒稅移江州彭澤縣令遷鎮安軍節度推官知河南

客縣事除澶州州學教授考滿薦書應格改左宣德郎曾魯公布帥青社辟置公幕府公少從南豐游南豐兄弟三人皆登顯仕有重望而公尤爲翰林公所知及從青社辟其兄弟至以書相賀謂幕府得忠信之士礙吏部格不行青社移河間再辟公州學教授歲滿除太僕寺主簿轉奉議郎坐乘騎誤過欽聖太后儀衛貶饒州德興縣監酒稅上即位覃恩轉承議郎加武騎尉賜緋衣銀魚通判莫州轉朝奉郎加雲騎尉堂除人例不赴吏部選公罷選即自陳歸部授通判永靜軍轉朝散郎未赴以堂除人銜罷改授簽

書泰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八寶赦轉朝請郎用年勞轉朝奉大夫加驍騎尉任滿以恩例就差通判袁州自承静改授及罷泰寧任或勸公詣朝廷申理公曰吾每以士人老不知退爲鑒今固躬蹈之耶竟不往執政大臣賢公行就除通判保州將引用遽以疾終於正寢實大觀三年七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公初在餘姚時有茶商夜行遇海船鉦鼓偕鳴更相疑爲盜持短兵格鬬殺傷十餘人繫蕭山獄吏求正名不得連年不能决清獻趙公守越聞公名檄公攝縣事公至吏前負案盈積公一視之即得其情曰

犯時不知在律勿論具聞於州杖遣之餘悉迎刃族解無留未幾邑大治濟獻益知公能薦公可任縣令彭澤縣頻江俗窮陋喜訟尚鬼而信巫公一以信義道之晨興視事親爲決曲直吏簪筆立庭下屏氣惕息受成命行文書無敢出一語者久而民化服訟日益稀使者按行見之疑公不事事既而勾稽帳簿皆精緻無毫髮疵戾可指摘引囚詰吏吏以素不深與不能對公徐進具道所以曲折詳盡卒大喜出朝廷下括田令轉運使倚法務苛擾欲多得匿戶羨田爲功公爭以爲不可使者怒欲劾公留令又沮格無得申

復翌旦且行公抱牘徑造臥內使者驚問公曰彭澤
令以公事白願起視之面抗論移時且請就劾并解
印綬去使者度不可屈卒從之然怨猶不置是時王
公安禮爲部刺史使者還金陵盛言公抗對狀陰激
怒之覬共置公罪刺史反壯公所爲曰縣令乃敢與
部使者爭衡此必介特有守士也亟呼書吏對使者
前草奏薦公使者意沮猶數陰伺短失卒無一事可
得巫覡有前期唱言某日某所災者已而果然暴桀
因緣爲姦轉以相恐公召群巫於庭問以火將起狀
期日處所令將詰伺有不信抵罪又卜於城隍神祠

如所問巫言有不然者毀廟皆曰無有乃下令敢有復假鬼神造言惑衆者坐之人心悉安朔方士鮮知學公爲二州教授始得名儒爲師士向風翕然一變將門子弟至褫尉袿衣縫掖爲諸生者不可勝計澶淵瀕大河自元豐初決小吳河流不復由故道元祐三年始議遣使修復公作復河賦二篇贊明禹功究當時利害甚悉上之不報大抵言河不可復後卒如公言又廣孟子說著養氣論三篇傳學者其言深切著明皆可考而行也莫州爲邉郡公至謂宜先示以文教迺增闢學舍益市書月親爲講說士皆誦其言

化其德初歲才五六人未朞至十倍崇寧詔天下興學莫遂爲邊郡第一其在泰寧事無小大悉賴公爲理雖守將屢易幕府號爲省事歲水災首議賑救民不知有饑公之力也公性簡直不汩於私欲居家友順遇妻子以禮閨門之內雍如也收養孀稚均其所有中外無間言不事生產約於自奉而周人之急惟恐不及交朋友尤篤於信義蒞官臨事以理自將澹乎若無意於仕者至其遇事立斷有不便於民雖要權必爭不少回屈率意盡誠亦不爲矯激之行徼名於世雖仕筦庫必盡力斂所至人安之既去而久益

思流落州縣三十年位不稱德士論惜之而公與家人言未嘗有滯淹之歎其視得喪無足介其胸中者故天下識與不識皆知其爲鉅人長者及其亡亦莫不咨嗟歎惜公晚尤深佛學前數月尚無恙居靜室燕坐終日對家人未嘗輒語屏絕僃累若預有知者間惟焚香誦佛書而已家人私竊怪之莫敢問手書寒山詩一首意若示諸子者大抵以攻人之惡伐已之善爲戒疾革猶怡怡自若卒無一言及後事公於死生之際安之若此則其素所養可知矣曾祖諱慕玢故任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二部員外郎國博

君諱餘慶贈屯田郎中考諱處常故任忠武軍節度
推官贈朝請大夫公娶栁氏括蒼人朝散郎珣之女
有賢行生子男六人彌性彌倫彌大彌遜彌中彌正
女二人彌倫以公遺奏補假將仕郎彌大彌遜崇寧
大觀間連舉登進士第彌大登仕郎興仁府宛亭縣
主簿彌遜單州司戶參軍餘皆舉進士長女適進士
張廷之次適從仕郎廬州舒城縣尉陳溫舒孫男一
人女一人皆幼公喜著述文辭簡古有理趣作毛詩
訓解二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文集五十卷史賛論
五卷藏於家其孤將以政和元年二月二十四日葬

公於橫山祖塋之西狀公之行與其族系世次來請銘予雖未嘗知公而與其子彌大游考公之行與其歷官行事始終之大節皆足以垂世傳後是宜銘乃敍而銘之銘曰李本嬴姓爰自高陽天祚神堯與於有唐本支十三明國於曹或絕或封惟時之遭偲實其季爲衛將軍位雖不充蕃碁子孫世載其德著於毘陵疾讙與瘳邦君之靈公蘊大器增光於前匪斲匪雕矩方規圓問學有原左右之逢士得其師靡然向風有祉有民庇之以身義在必爭力回千鈞畜大不施其行則瑣寄之去來視猶一蛻善無不報不於

其躬力穡之勤後穫必豐矧公多子惟公是似責報於天如執布契橫山之陰有墳其墟公則無憾永安此居

許德占墓誌銘

政和五年春二月戊辰居士許君卒越三月癸酉葬於晉陵萬安西鄉之原與其先夫人同域是時予方歸省松楸其子知微不遠數千里以書來請銘歲十一月予至自延平知微復踵門而告曰先君潛德隱行足以貽範後昆諸孤奉承罔敢失墜惟是幽堂之銘所以諛德紀善發揚幽光而無詞以刻大懼泯沒

無稱以爲親羞重諸孤之罪敢以是請予來居毗陵久竊謂君一鄉必有一鄉之善士訪求之得君之行治爲詳又與其子知微游其何可辭君諱玩字德占生而有至性純行未十歲喪其怙恃哀毀如成人家素豐美而君獨澹然不以一毫置其胸中其所取僅足而已不爲多寡計也約於自奉而急人之急不翅如在已者雖里巷疎逖之人昏喪之不能具疾病之無醫必悉力周之至倒廩傾囷不吝也娶李氏有賢行作配無違德先二十三年卒生子四人長曰知微處州縉雲縣丞次曰知彰大學內舍生曰知柔早夭

季曰知剛處州貢士三女長適進士李敦復次適承奉郎應天府中城縣丞晏躬行次早卒孫男三人曰林曰穅曰櫟女三人皆幼平居勵諸子以學曰士知爲己而已須以發策决科以誇耀流俗非吾志也初喪其夫人年尚壯卽屛居於外不復以世累攖拂其心日味佛老之書以自頤蕭然一室雖家人有經日不見其面者非靜定詎能爾乎自縉雲得疾其子淞檄奉君以歸已而疾少瘳忽一夜向晨顧謂侍子曰今何時曰鷄鳴矣遂命扶起正其四體反席而沒享秊五十有八君爲人貌溫而氣和喜怒未嘗形於色

清愼寡欲恂恂惟謹輯睦中外必盡誠意故其存也無間言其没也弔哭盡哀焉惟許氏之先曰堅者有卓行浮沉廬阜九華之間初不知其何許人也至君之高祖正顯始自江寧徙居常州之晉陵故今爲晉陵人結廬東山之阿與孫氏比居友善未幾夫婦俱亡而君之曾大父懷素尚幼孫氏收鞠之其後族人自江寧來訪堅之後者携而往孫氏匿不以告比其長以其子妻之且告之曰高人之後宜蕃衍必有大其門者并其資付之而去卒莫知所之孫氏亡其名殆堅之徒歟懷素生延福延福生億君其季子也唐

亡更五季之亂衣冠舊族流離散徙雖名卿大夫有不知其所從出者況堅之與世相忘乎自堅至正顯譜係中絕其世次莫可考也然邦人至今以君之居爲許堅家云銘曰堅有卓行其存不亡展矣斯人於堅有光無墜前修必大其門德人之言以詔後昆

楊氏墓誌銘

陳濤予通將葬其母夫人不遠千里以書屬予銘予通予之外兄弟也吾母與其父京皆居士諱選之子居士予昔爲之傳者蓋隱德君子也其夫婦俱早世吾母與其兄少孤友愛異甚其爲人嚴恭儼恪不妄

嬉笑靜愼有父風夫人尊事之每順適其意無少忤者比其亡而予尚㓜夫人撫存之視猶子也今欲誌其墓舍予其誰宜乃敘而銘之夫人楊氏將樂人也祖諱思父諱苗世爲田家夫人年十六歸於陳氏其事舅姑以孝聞事其夫盡婦順晨昏奉甘旨必身親之不少懈輯睦中外無間言夫亡勵其子以學卒克有立宣和元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八十有九子男二人長曰渤次曰濤女二人長適進士黃寧與長子皆先夫人卒次適進士孫昇孫三人曰致柔曰致虛曰宗虞女孫一人以是年十月九日葬

於城南陽坑之原銘曰富而壽福所先兮攸好德力足賢兮誌諸幽永弗諼兮

梁明道墓誌銘

致和八年七月戊戌梁侯卒於其子崑山令之官舍越明年其孤欲扶柩歸於其鄉　以宣和二年八月十六日葬於蛟湖山之原前期自青龍走昆陵乞予銘予梁侯同邑也雖未之識而聞諸鄉評得其行熟矣今其子又請之勤若是義何可辭乃爲之銘梁侯諱伯臣字明道南劒州將樂人也曾祖龔祖筠父世廣明道資孝友事其親能盡力撫諸弟無間言母夫

人得未疾餘三十年未嘗斯須去其側晨興奉盥饋侍湯劑必躬服其勞終其身不懈親亡哀毀幾不勝喪逾年乃能襄事其遇人無疎戚必盡誠意歲饑有告急者雖掃廩賑之不吝後雖自窶弗顧也人有稱貸或負之弗償悉焚券不問其胸中洞然無纖毫芥蔕皆此類也其姻家官於嶺外而夫婦俱喪子尚幼五女未有歸明道曰吾可坐視之乎乃命其子迎致之別館爲辦奩具以次擇士族歸焉嗚呼末俗日益偷雖夫屬之親迫窮禍患蓋有不相收者況外姻乎聞其風可以少激矣梁氏世有隱德至明道始勵子

弟以學而其子澤民遂中上舍第崑山之政有惠愛明道喩相之力爲多故邑人欣戴之其病也爲之祈禱幾月無虛日其沒也哭之無不盡哀焉其得人心蓋如此晩酉心釋氏疾且革問棺歛之具已備遂安寢而逝享年五十有九娶蕭氏有子男二人長曰澤民宣義郎郎崑山令也次曰後民女一人先五年卒銘曰積善之報於後必蕃蛟湖之丘其歸永安

張進之墓誌銘

張氏諱庠字進之常州晉陵人也曾祖庭讚祖延祚不仕父霖以其子恩贈通直郎進之兄弟七八長曰

巨次日與俱登進士第巨雖位不至通顯而以學行爲歐陽文忠公所知其所交皆一時名流如右丞修簡胡公樞密蔣公是也故張氏遂爲毘陵著姓進之幼孤能自力其爲人謹信原慤與人有誠意雖喜怒遇事輒發無所容隱過即夷然未嘗宿怨也輕財樂施無疏戚之間視其緩急貸與無所吝雖時有見負折券不問也親戚之貧者月廩食之有常數行之十有餘年不少替暴雨雪鄉鄰艱食則給薪米以賑之市材治棺以待貧無周身者每千人爲一籙曰冥惠飯千僧以薦之歲饑殍死被原野進之歛其遺骸藏

之殆不可以數計也俚俗信禨巫宗人得癘疾闔戸無敢往來者進之日往省之無難色比其亡也所遺一孤女爾進之力爲經紀之事無巨細皆纖悉詳盡又育其女爲置奩具擇良士歸之郡寮有雅相善者貧甚而抱疾久不愈進之往撫其家親爲調劑周之無不至將屬纊以後事付之又有閩士自京都還暴卒於逆旅煢然一小僮守之無與語者進之任其託哀其無告爲之棺斂凡附於身者咸使無悔焉悉力賻之資其柩以歸于家存沒得以無憾聞者義之宣和四年二月初二日卒於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前一

日澡浴更衣若將遠適然家人初莫之省也越日盥櫛坐堂上有親賓與之笑語如常時坐頃忽瞑目起視屹然已亡矣其於死生之際與世之所謂善知識者庸有異乎蓋其平生於佛事未嘗斯須忘於心雖在塵勞中而能自發藥與方外之士游得其一言之善則終身佩服而不敢失其誠著於中而自信其所得故能安逝若此爲善之效其至矣夫初娶李氏再娶孫氏男二人曰茹曰蔚皆有文行女一人適淩仲臯孫二人其孤將以是年四月二十一日葬於武進縣懷德南鄉巢野之原以朝奉郎高元脩之狀來請

銘乃爲之銘曰積德以潤身施惠以及物慶覃後昆其永無極

楊文靖公集卷之三十一終

其永無極

銘乃為之銘曰積德以潤身施惠以及物慶垂後昆

誌銘三

李脩撰墓誌銘

宣和三年閏五月二十有七日中大夫右文殿脩撰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公以疾終于家歲八月二十有八日葬于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湛峴之原與其夫人吳氏同穴越明年其孤以晉陵鄒柄狀來請銘余與公俱閩人又嘗同爲諸生肄業于上庠挾策考疑時相從也俯仰四十餘年一時朋游凋喪畧盡與公有平生之舊而知公之詳蓋無遺矣宜其有

請于余也余雖不能銘其何可辭公諱夔字斯和其先江南人唐末避亂徙家邵武故今爲邵武人曾祖諱侍仕閩以武力顯閩亡退處田野祖諱僧護考諱賡皆隱德不仕考以公貴累贈正議大夫妣黃氏資政殿大學士履之姊累贈高平郡太君繼妣饒氏累贈廣平郡太君皆改贈太碩人公幼孤鞠于外家成童猶未知書而頴悟絶人舅氏大資政黃公擢第歸一見器之使賦詩有驚人語因授以書凡耳濡目染過即成誦至日數千言自是于六經諸子百氏之書下至毛鄭箋傳期年之間無所不窺學日進文日益

有名從黃公游者咸推先焉是時朝廷方以經術造士公聲聞籍甚所至學者景從羸糧重趼越百舍而至者常相躡也逮居上庠所交皆一時知名士初補監生洎遷內舍皆第一龔公原得其文讀之歎曰此必山林幽棲篤學之士所爲今之學者莫能爲也其後預天府薦及試南省皆第二遂中元豐三年進士第釋褐調秀州華亭尉邑令所爲多不法公每規正之部使者欲有所按治聲言行邑公逆之覽上則以溫言慰薦且詢令所爲公力庇之不以言部使者不悅至邑復詢之丞簿丞簿與令素不協則互訐所短

未逾月適夏人傾國入寇號百萬人心危慄公徐爲呂公陳方畧一路賴以完及米脂之役工未畢諜言賊兵十餘萬且至諸將棄城而遁公曰彼衆我寡去將安之是速死爾不若按兵勿動城雖未完冒以樓櫓彼將以我爲有備必不敢進兵法所以使敵人疑者正謂此也諸將然之卒如所料凡築　威羌等十餘城未嘗不在其間其後奉進築圖至闕下因上五議欲使諸路乘虛互出以伐其併兵之謀進取橫山斷其右臂參用漢唐實邊轉輸之術申命州郡廣招置之法爲足食足兵之計懲二寇輔車相依之勢

以備不虞識者以爲切中邊事之要累賞轉奉議郎除江淮荊浙等路制置發運司勾當公事未赴改授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嘗攝郡事適當累歲因循之後獄繫甚衆公命數吏分條其所犯不日皆決遣之遂以無事今上即位覃恩轉承議郎勳武騎尉賜五品服以太學博士召道除太常博士轉朝奉郎遷知大宗正丞事因職事奏疏上四事大畧以謂緦麻親宜有蔭孫之法非袒免以下小宗有未食祿者宜廣流澤特官之宗室雖得以科舉進尙宜許之入學以養成其材且罷刺史以上公使以恤非袒免

無官之孤皆當時所宜行者有旨送講議司除屯田員外郎以論鄜延進築功特遷兩官轉朝請郎勳雲騎尉久之遷禮部員外郎天子視學公以爲盛德事獻視學頌有旨第其文高等遷朝奉大夫勳飛騎尉時朝廷議禮考文禮官視他部爲重非通知古今之學不足以當其任公傳經稽史無留事兩以考課被賞改司封員外郎長貳相與舉留之復還禮部轉朝散大夫勳驍騎尉然公雅意欲就閒曠力請外補除知蔡州朝廷惜其去留爲宗正少卿訓辭有曰非清德老儒曷任茲選士論榮之轉朝請大夫天子受公

寶覃恩特遷左朝議大夫兼學制局叅詳官移太常
少卿時故相劉公正夫在政府劉公大資政黃公晉
也以公聯姻婭亟請避嫌上曰此眞太常也因批其
奏曰公議所在何嫌之有公遂就職官制行換中奉
大夫未幾復慨然語所親曰吾平生爲禮學方布衣
時已預脩衣冠制度今備位卿寺得司天子禮文於
吾足矣士當知止豈可冒進不已遂堅求退或者勉
公曰奉常淸切於禁從纔一間盍少留乎公笑謝之
朝廷度其不可復挽則除公集賢殿修撰知鄧州兼
京西南路安撫使陛辭天子勞問優渥公建言先帝

命官修中書備對錄以知官吏流品戶口錢穀之數以知禮法文爲軍兵名額之數以知刑罰赦宥工事夫役之數蓋體周官歲終受會之意而所以周知天下之務也方今內外事物之要盈虛繁簡之實欲有所稽考盍命左右司畧倣前制爲一書上之以資觀覽天子深然之有旨如公所請公之意蓋非苟然而已也南陽大藩爲帥者多務大體不親事吏得舞文爲姦公下車盡革前弊綱紀大整與部使者議事有所不合公獨請於朝事卒見聽當路滋不悅公弗顧也然自是若有不釋然者遂以疾請宮祠朝廷意公

憚安撫一路之勞除知潁州章再上祈懇愈力除提

舉杭州洞霄宮勳騎都尉賜爵隴西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公東歸居於梁溪錫山之傍日以文字爲娛

澹如也子綱爲鎮江教官就養子舍與賓客過從盡

登臨之適優游自得不復以世事介意嘗有貴公素

知公者被召與公相遇於途詢以所欲公從容誦少

陵江漢垂綸之句以荅之貴公咨美還朝每稱於諸

公間以爲不可及也及綱爲尚書郎丐迎養京師除

公提舉醴泉轉中大夫改右文殿脩撰頃之以足疾

不任朝謁請復洞霄凡爲宮祠者逾十年綱自左史

論事得罪方遠謫公誨之曰進退出處士夫之常汝勉自愛母以吾老爲念也父子之懿聞者仰之及歸公喜見顏間曰汝罪大謫輕謫未久而歸上恩厚矣何以論報時公方避寇海陵盛夏遽促歸既還以微疾上章告老命未及下而公疾已革顧諸子曰汝等皆在吾左右吾何憂因不復語怡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五公天資純孝繼母饒氏性嚴肅公事之盡子道得其歡心于兄弟間友愛尤篤既除饒氏喪盡以貲產推與之獨與季弟曼出居浙右廪入之餘一以付之置不問其後禋祀許及期親即以與其子緯其教

子以孝弟忠信爲本聞人一善于父子兄弟間譽之不容口退而未嘗不以訓諸子也自爲小官壽周人之急祿雖微不爲有無計親族之貧不能家者均養之妹姪甥女無資以遣者必擇配歸之故鄉里語風義以公爲稱首其交朋友盡信義與人接洞然無城府尤喜提獎後進孜孜不倦門人之蹐膴仕者相望也其在朝廷每有貢舉公未嘗不爲考官其所取多一時名士人服其鑒裁平生唯嗜書無他好幼學嘗苦無書既仕節衣貶食而積書之富至與巨室名家埒初黃公以名儒有重望自熙寧以來累踐大官被

遇泰陵進位丞轄士之出其門者衆矣公爲兒童時甥舅自爲知已而退然官州縣垂二十年逮今上纂極黃公以均逸于外乃始以學官召擢蓋黃公所以期公者遠而公亦安于義命不汲汲于進也晚位通顯而恬于進取又率常數考一遷至一日有歸意則慨然決去不可留其難進勇退如此公貌怡而氣和襮順而中勁少有大志而深自韜養不以所長自見至其謇然持議無所回隱不爲世變所移則有人所不能者建中靖國初丞相范忠宣公薨太常議行易名公爲博士定其議曰公任臺諫當朝廷清明民物

阜安之時而公正色立朝力陳安危治亂之幾至于法度之廢輿典章之施設大臣之去留人材之用舍一有不當其心則抗章論列無所顧避至有不得其言而去其列侍從居宥客位台輔益行所知從容進見有責難之恭朝廷有大利害與同列辨論上前多以理勝如罷大河東注之議寢鬼章欵塞之質下寬大之詔以安羣心釋朋黨之疑以全善類皆自公發之然公處心積慮務在體國持論平允不以好憎易情不以同異介意惟其是之從也故鄧綰移楊公畏綰前日論己之憾而言今日指摘綰事之非元祐紛

更公罷熙寧論議不同之念而言今日法度盡變之失非公誠心慷慨不爲利回不爲義疚孰能然哉若夫救蔡確新州之貶而忘高位厚祿之爲可懷論呂大防等宜從寬宥之敘而不知疎遠嫌疑之爲可避此人之所尤難而公優爲之蓋公以謂大臣之于國有股肱心膂之托而乃心王室曾無內外之間安往而不任其責邪方是時范公名在罪籍雖門生故吏往往諱言之而公之議挺挺不撓如此嗚呼斯可以觀公之心矣故予備載其辭以是銘之庶其流風猶足以立懦敦薄云公取吳氏奉議郎桓之女初封仁

和縣君先公二十一年卒累贈濮陽郡君改贈令人
子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兼國史編脩官以論事謫監
南劍州沙縣稅務得旨復本等差遣曰維承事郎前
監在京諸司糧料院曰經通仕郎試補太學上舍生
未赴殿試曰綸通仕郎女三人長早卒次適奉議郎
杭州司儀曹事張端禮次適迪功郎衢州司工曹事
周楙孫男六人儀之宗之集之琳之文之麟之女三
人有文集二十卷禮記義十卷藏于家銘曰目無全
牛奏刀砉然不逢其族孰知其難世故屢更鮮不畔
援秉義弗渝其節乃見公于建中士方紛如不倚不

流介然中居哲人之萎讒波稽天鯁議直辭如防在川羣言不孚咸厎于罪皇明燭幽公獨無悔易名之美自公發之世濟之榮公與有之我作銘詩以示萬世庶其流風聞者興起

令人吳氏墓誌銘

中大夫右文殿脩撰李公諱夔之夫人吳氏其先越州山陰人仕唐爲諫議大夫董昌之亂義不屈遁居括州故今爲括蒼劍州人曾祖崇避哲宗諱贈大理評事祖穀贈承事郎父桓故任奉議郎知湖州長興縣母鮑氏金華縣君夫人資孝謹事父母能盡其力飲食

起居未嘗斯須去側省定溫凊各適其節言德功容人鮮儷焉父母賢之謂必得名士乃可以爲配是時李公以諸生與脩衣冠制度名聞朝廷繼而擢高科遂以妻之惟吳氏世爲望族夫人生大家而李公起寒素夫人事之盡婦順能以清約自將無驕矜氣柔明端靜人不見其喜慍治家有常法遇妾媵有恩意閨門之內雍如也方李公筮仕之初官卑祿微喜過從周人之急如不及甥姪孤女未有家者必擇對歸之夫人躬治殽饌必致其精旨罄奩具資遣之無吝容人以爲難而夫人安爲之故鄉閭篤風義者必以

李公為稱首夫人之力為多也李公從辟鄜延夫人挈諸子歸寧而金華向無恙夫人事之益至吳氏族大間有不相能者必迎致其家聽其言視其容色而鄙倍必消矣其懿範感人蓋如此建中靖國元年李公自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被名為太學博士既登舟而夫人感疾遂不起實正月七日也以其年三月十八日葬于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歷村湛峴山之原享年四十有四初封仁和仁壽二縣君李公之舅右丞黃公以夫人之賢奏賜冠帔既沒累贈永嘉濮陽郡君改贈令人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國史編

儕官坐言事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有言牽復未行日維承事郎曰經曰綸皆通仕郎女三人長蚤卒次適奉議郎杭州司儀曹事張端禮次適迪功郎衢州司功曹事周林宣和四年余過錫山以其舅從政郎爽侯彥中之狀屬余銘且謂余曰吾母之亡先子方趨朝而諸孤皆稚弱不克銘以葬夫銘所以論譔先美而明著之後世也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三者有一焉人子之罪大矣吾今母之德善可考不誣如此而積二十有餘年幽堂無辭以紀諸孤不仁之罪宜無以自逭願得銘

以補前過庶幾發揚幽光爲存沒之慰余感其言故不辭而銘之銘曰內職之脩閫而弗彰有子之賢其傳乃光貽爾後人視此銘章

翁行簡墓誌銘

公諱彥約字行簡其先京兆人唐末避地子孫散居七閩公之六世祖徙家建州之崇安白水鄉故今爲崇安人曾祖伯珍不仕祖元方以其子恩賜朝奉郎父仲通以文行爲東南儒宗學者咸師尊之仕至朝奉郎累贈銀青光祿大夫有子三人公其長也公天資穎悟絕人自幼學已能屬文旣冠博總經傳尤深

於禮學元豐末游上庠聲聞籍甚一時知名士皆慕
與之交元祐二年與國學薦以祖母壽昌君之喪未
赴禮部試銀青外除造朝欲俟公策名而後告老公
以謂用是緩吾親歸休計非便也請以世祿之恩授
中第銀青不許力請而後從已而兄弟更相推遜聞
于朝事雖不行縉紳義之公旣不第益自奮厲術業
益加進建之舉進士者無慮五六十輩公再舉皆中
首選從而受業者常數千百人元符三年上即位以
日食下詔求言時公與許借奏格言二十篇上篇自
祗命原化典學崇儉以至審治言所以立德下篇自

擇術因任兼聽務和以至審勢言所以立政皆陳古義以砭今非言近而不迫直而不忤識者重焉政和三年擢進士第調汝州龍興尉丞相何公素知公謂所親曰翁生縱未能用不宜辱之挻楚間也改常州司刑曹事公澹事精敏郡治賴之爲多惡吏屏息有逋逃訖公在幕府不敢出者居二年江淮荆浙制置發運使以奏計對上問所部人材使者與公初無雅故以清議所在首以公對驛召爲詳定九域圖志編脩官政和七年改宣教郎除太常博士以與脩因革禮遷奉議郎歲餘乞補外除提舉河北西路學事及

陛對建言朝廷更八行法使俱試于有司以革奔競浮濫之弊固善矣然八行初非以文辭遴也今限以等第有中程而不官者與初立法異甚謂凡入等無問高下俱與廷對以示詳行實畧文華之意時浙寇犯衢處公之弟中丞公由御史府得請鄉郡公亟以書屬之曰賊方熾勢必侵軼吾郡自衢信抵浦城崇安險阨易守不可犯惟處之龍泉至松溪浦城皆蕩野無捍蔽龍泉破則建危矣龍泉之士有葉楨者其人邁往有智畧因之使拒守宜可倚辦中丞公然之比至鎮楨已率衆拒賊即由兵益給糧械助之卒如

公所料朔方士大夫聞之謂公料賊於數千里外如指諸掌非智慮精審過人能如是乎公在朔部尤以人材爲意有所薦拔必擇行能卓然者先之如解習之徒是也學政于民事初無與焉公所至必諏訪民間利病與夫實邊制勝之術日與將士講畫意謂異時以使事歸報面陳之爲朝廷經遠之慮既罷使事不復對除權發遣黃州轉承議郎宣和四年夏之官道改高郵軍高郵當江淮孔道商旅所出入類多以貿易茶鹽爲業姦民訐圭撮銖兩之私連逮抵罪者不可勝計公下車有告言者隨决之無留吏猶習故

常白公欲以枝辭蔓其獄公曰兩獄充斥若等倘偎其少邪吏䁥眙失對於是一郡相慶知公以民爲念吏不得倚法爲姦也歲大旱公以禱祠疲甚旣雨而公得疾所親以是尤公公曰民蘇而吾病無憾矣病浸亟遂乞致仕章未報以八月丁亥卒于軍治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二公性孝友事親盡子道于兄弟怡怡如也敦睦婣族人無間言遇人無賢否一以誠意人人自以爲親厚而與之同趣葢鮮矣延平陳公晚居淮南見公喜語人曰翁奉常靜恪有謀使得志殆能濟務其爲名流推重如此公爲高郵視事纔數日

屬疾民或未識公面及公之喪行道之人皆出涕曰失吾賢守也葢誠之感人未有不動者娶吳氏奉議郎桓之女封孺人子男二人曰挺廸功郎充兩浙轉運司管勾文字曰抗未仕女一人適承事郎李維內外孫男女十人有文集十卷其文精緻潤縟得作者之體尤長於詩藏於家昔公在太常二弟俱持節還朝列侍從居要官公復出使于外建雖多士爲東南最而兄弟俱被榮寵未有前比意公晚仕積厚而源深其發必遠遽爾淪喪士論惜之其孤將以明年六月丁酉葬公于白水之原屬予銘予于公有朋友之

義不得辭銘曰獺德之勤名則隨之名實旣孚君子之歸濬深有源涓流未施百世之傳視此銘詩

之[illegible][illegible]衆百[illegible]明哉於道一

義不得辭銘曰懿德之美名則遺之名實乎長千

誌銘四

御史游公墓誌銘

吾友定夫既沒之明年其子某自歷陽涉大江詣予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公爲最厚今旣葬而幽堂之銘無辭以刻恐遂堙沒無傳焉敢以是請予告之曰如先公之名德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乎然昔在元豐中俱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淪亡存者獨

予而已追念平生觸事無一不可悲者今吾子以銘見屬舍予其奚之公諱酢定夫其字也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敎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清河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氣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其在師門見稱如此則所造可知矣公於元豐六年登進士第

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爲太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南府淸河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事有疑議必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爲府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國政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齊州簽書判官廳公事用年勞改奉議郎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即位覃恩改承議郎賜緋衣銀魚袋還召爲監察御史磨勘轉奉朝郎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以八寶恩轉朝散郎磨勘轉朝淸郎知漢陽軍磨勘

轉朝奉大夫以親老再乞宫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除知衡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論守衡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二月丙午與夫人合葬於和州含山縣昇城鄉車轅嶺之原用治命也公自幼不群讀書一過目輒成誦北壯益自力心傳自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

愈久而不忘筮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斂而修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月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此在公特其粃糠耳無足道者故不復縷載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一己之私言也曾祖尚祖禮之不仕父潛贈太中大夫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娣姒睦姻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治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

宜其家其内助多矣先公三年卒享年六十有六子男七人撝文林郎洪州司兵曹事卒於官擬捄提皆早世損迪功郎前授歸州司兵曹事揆將士郎拂未仕皆業儒世其家女一人歸時之子適孫男三人女五人有中庸義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於家銘曰嗚呼天乎胡不憗遺方時清明哲人其萎道雖不行斯文未亡百世而下其傳有光

莫中奉墓誌銘

公諱表深字智行邵武人也曾祖扆仕為三班奉職

祖及不仕父說當景祐寶元間士方以聲律決科而君獨以窮經爲務自閩陬數千里外贏糧趼足至京師從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先生游講明道術還家杜門不復求仕進以公恩累贈至通議大夫公自幼聞過庭之訓問學有家法是時安定先生居雪上爲世儒宗公往師焉一見奇之謂公有器識異日所至未易量也自是浸以名聞於時元豐二年登進士第調洪州豐城尉未赴丁通議公憂服除再調建州建陽縣主簿秩滿用薦者移撫州宜黃令適丁母碩人憂不赴終喪授鳳翔府好畤縣令好畤在隴右爲

劇邑號難治公至明約信令而人化服終三年無一人犯重辟者侁齊路險絶車輿不通邑人病之久矣公諭父老鳩徒計工治為坦途往來便之侍郎張公舜民領漕事見而謂人曰莫侯可謂知為政矣其為利非齊人祟淯之比也率同列交薦之改宣德郎知泗州盱眙縣事憲司有繫囚事聯省曹吏以枝辭蔓其獄六更推治不能决命公往治之一問而情得人服其盱民有持牒棄妻屏子者公詰其所由曰以病而貧乏不足以相收故及此非得已也公惻然憫之曰吾為長民之吏使人父子夫婦不相保當任其咎

者其誰歟於是出私錢賑之里巷編氓感公之義皆協力以周其匱急故其室家復安如初比公之行是人與其妻孥攀號於道見者咸嗟嘆之公惠政及人有以厚風俗多此類也上皇即位覃恩遷奉議郎賜緋衣銀魚除眞定府路都總管司勾當公事會中宜之安撫秦公緩以公兼領帥事賴公頗多秩滿通判新安除御史臺主行用中司不召赴都堂審察除光祿寺丞未上遷開封府司工曹事朝廷更錢法命夜下公適直宿陰爲處畫人無知者黎明揭示大悉詳下吏不得搖手爲奸尹陛對被獎諭遂以公之名聞

於上睿旨親除左司錄事中都不治吏習以爲常黠胥舞知玩上文移鉗紙尾以進官署唯唯惟謹公察其尤無良者治其一二一府屏息無敢習故爲傲慢者並僚恃權倖雖没一悉遡之公爲折其短獨未嘗少屈乃諷言章政和三年出公爲廣濟軍司錄事士論惜之而公處之恬如也久之朝廷察其非辜起知睦州公曰文正范公淸獻趙公嘗守是邦其遺範未遠也循而守之則無餘事矣已而郡大治民至今思之過朝除知饒州東歸待次毘陵愛其土風欲營菟裘爲歸休計於是力請宮祠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宮未幾告老宣和五年六月丁未以疾終於常州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一月壬申葬於宜興縣清泉鄉之梅林原公爲人端勁有守孝於親友於兄弟人不間其言畜幼孤如巳子莅官臨政嚴而不苛寬而有制故吏畏其威民懷其德决滯訟去民瘼洞照幽隱雖逢其族迎刃立解世之名能吏者皆自以爲莫及也公自奉議郎或以年勞或以恩典九遷至中奉大夫賜三品服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方氏太常少卿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嶠之女有賢行能宜其家累封至令人男二人曰多聞通

直郎監鎮江府排岸司曰多見迪功郎明州慈溪縣尉女二人長適宣教郎知襲慶府鄒縣事朱𨥉次適迪功郎信州州學教授江文中孫男三人曰華曰萃皆登仕郎曰蒙將仕郎孫女二人尚幼晚自號如如居士有文集十五卷曰如如集既葬其孤請銘於予予與公有平生之舊知公爲詳義不得辭乃爲之銘曰獙德之勤積之在身府寺踐更蔚乎有聞出蕃於外惠施於民去思不忘久而彌新百世之傳視此銘文

錢忠定公墓誌銘

宣和六年三月五日龍圖閣學士正奉大夫致仕錢
公以疾薨於毘陵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訃聞
天子詔特贈光祿大夫賻賜加等下所屬郡佽助其
葬其家上公行事於朝考六家書謚曰忠定越明年
正月壬寅諸孤護其喪歸葬杭州大慈山之原既乃
請予誌而言曰先公勲德載史氏易名議行著於太
常褒贈崇卹具存恩典終始光榮昭於一時惟是幽
堂之刻發揚其親同爲不朽者宜有以稱大懼隕越
弗克以承子責敢以是請予與公有同年之舊義不
得辭乃敘而銘之公諱即字中道其先出於顓帝之

後曰陸終封於彭城至子孚仕周爲錢府上士遂以官命氏子孫稍遷居下邳至漢末遜公避亂徙烏程又徙錢塘之臨安忠懿以吳越入覲公之高祖以宗屬錫官遂居京師爲開封人曾大父子節故任右班殿直祖昌濟故贈朝奉大夫父垂範故任朝散郎知太平州致仕贈銀青光錄大夫自皇考占籍宜興令遂爲毗陵人公天資雋茂稚齒已如成人年十三居母喪哀慕毀瘠見者感動既冠遊太學以文行知名於時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授安州司理參軍吏有誣服自盜抵死屬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寃狀守將喜

而謂曰劾縣獄當得賞答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擿人
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章敏滕公甫力薦之稱
有氣節異時必爲名臣移博州防禦推官知杭州臨
安縣丞異時縣民轉徙豪右冒墾其田官不能直者
悉奪還之流冗復業又除二稅積弊以蠲民瘼至今
邑人頌其遺愛調福州觀察推官福唐爲七閩都會
獄訟繁夥連帥悉以付公府無畱事丁銀青憂服除
調睦州軍事推官三衢有寃獄久不決屬部使者以
閭里宿怨檄往按治挾薦牘動公風欲鍛鍊以快其
私至則折獄平允所全活者二十三人或問之對曰

吾寧老宂選中豈忍以數十人覔一薦哉未幾改宣德郎丁文安郡夫人憂服除知潁昌府郾城縣修奉泰陵期會嚴促乃躬自監督役均費省人樂趨事先期告具會汜水霖潦敗橋府亟以屬公三日橋成人服其敏繼奉二后園陵辟爲京西轉運司屬官有不下司體究採石事事領於內侍使者憚不敢乃請代往按治不撓收罪之尤者寘於理王博文帥鄜延薦爲經撫司官夏人有來歸者當命以官公察其言色有異詰問屈服果所遣諜者崇寧中朝廷欲撫納西人久而不至主帥憂之徼巡行塞下宣諭德意旬日

監軍　欽塞降附者至數百人代還賜對稱旨除
提舉鄜延路弓箭手蒐簡精密占籍者皆爲戰士盡
括閑田爲將吏冒占者以廣招募初塞上給田人一
頃馬半之牧者不足供芻秣畜馬日久至是始增之
槩給一頃人獲其利而邊騎益衆矣就除陝西路轉
運判官王師收復銀州被旨專董芻糧飛輓夙辦第
功居最延帥經制五路邊事除鄜延路經略安撫判
官兼總管勾權帥事久之經制罷帥復領舊職涇原
兵失利渭帥與總管爭訢於上論者請付獄以正軍
法數遣官按治觀望奏報不直特旨命公遂馳至涇

源具得其實以聞且言劉安种師中有功邊陲願少寛假以責來効上從之劉安止降秩士論大愜崇寧中陝西鐵幣日輕視銅錢不能十一而官俸獨給鐵錢在職者不能贍官曠不補事有浸廢因建言倍給選人之俸凡攝事者理任受舉許同正員人樂就職百廢具舉公自為幕府以方畧聞後稍權帥事將使指望實益孚上深知其才驛召赴闕亟命入對上問西人兵力公曰夏國本數州之地盜據靈夏浸以彊大元豐中兵臨其城下夏人壅河决水士馬幾殲遂無成功上曰靈武終不可取耶公曰羌戎之民皆兵

也居不糜廪食動不勞轉輸故便於用衆雖兵之去來飄忽如風雨而不能持久又其所短也願申戒邊臣嚴飭武備蒐練戎士積粟堅壘先爲不可勝之計以觀其釁屈其所長而乘其所短則可以得志矣上又問大寨泉可取否奏曰臣聞其地逼近靈武橐時進取號爲上策計慮不審亟築亟退反爲夏人所有距漢界百餘里地皆瀉鹵無水泉古所謂瀚海也間有之不可飲馬口鼻皆裂大兵不可往審問邊將皆以爲然上首肯之翼日除直龍圖閣知慶州兼環慶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再入謝上宣諭曰慶

詔環慶進築久而無功今當屬卿乃謝而言曰陛下過聽以任臣顧雖綿薄敢不罄竭仰承睿訓旬日凡三進對所陳邊防利害攻守計策甚衆上深嘉納之事多施行側稿不言陛辭乃賜三品服以寵其行詔趣之鎮郎日就道初紹聖中城清平關開之左右皆沃壤地曠絕無扞蔽人莫敢耕牧乃卽關之東西築徐丁臺韋章堡賜名曰安邊城曰歸德堡東西相望控制要害包地萬餘頃人得以縱耕其中歲收以數萬計公私利之初城徐丁也一日令下遣發諸將驛貽不知所爲公曰亟往郎事比及境上大兵已集芻

粟板築之物無一不具三日而城畢夏人駭歎服其神速環慶自大寨泉退衂之後士氣沮傷至是復大振踰年移知延安府兼鄜延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河東陝西皆邊夏國人使文檄往來獨由鄜延號爲西邊門戸凡中國移檄與諸路理辨疆事卒由延帥刊定以付邊吏夏人書檄至審閱其當受與否諸邊皆稟覆行自公至烏延每屆之以禮朝廷初用八寶夏人以所賜御寶大於曩時言於邊公令邊吏諭以御寶度數非臣下所當議拒郤不受自是西人畏服使人入境所舉小不如式劾引伴者坐之移

儌夏國責其失禮其後至者皆惕息惟謹無敢縱以生事初夏人久拒命上許其納欵牒者數言將進誓表而累歲不効公策知敵情言夏必不來然至與不至不足問當嚴備以待之耳因條上備禦之策上以爲然除集賢殿修撰乃城淸遠鎭邊二寨以遏敵衝增築龍泉御謀二城保聚邊民吾圉益固大觀初閱輔饑民流至邊因上言常平官失職使流冗就食塞下則邊粟益貴且非所以示羌戎宜令所在資遣還鄉以振給之詔從其請民得復業秋大霖雨傳言敵聞城壞將大入寇諸將請起卒之踐更者以益兵朝

廷下走馬章赦諸道增嚴備禦他路調兵騷然獨鄜
延按堵如故因上言臣審料夏人決不寇邊迄冬果
無警諸老將皆服公料敵精審詔以公守邊鎮靜備
禦有倫除徽猷閣待制仍再任西邊侍番兵弓箭手
爲用異時　侵擾莫敢繩治乃悉爲約束犯者
無貸自是皆獲安業人心感服戰守賴之鄜延邊袤
千里而諸城疎遠敵易乘間乃增置杏子鎮青盧移
萬世屆丁堡東接河東西連環慶聲援相屬彌縫邊
隙敵不得間除顯謨閣直學士復再任再上章懇辭
不允政和初內侍童貫宣撫陝西法有弛張可從宜

者得罷行之長安萬物騰躍衆貨益輕乃嚴設科條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違者重寘於法民至罷市又行均糴法賤入民粟增估金帛以償之下至番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全陝騷然幾至生變帥臣諸司不視利病奉承推行惟恐後公獨以爲不可極陳其害章上不報時貫方用事權傾中外人皆爲之危慄而抗章繼上言益切至士大夫聞章中詆貫論事多質直語往往爭傳誦之坐是貶永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然平物價均糴亦爲之罷在永數月上念其忠亟復徽猷閣待制除永興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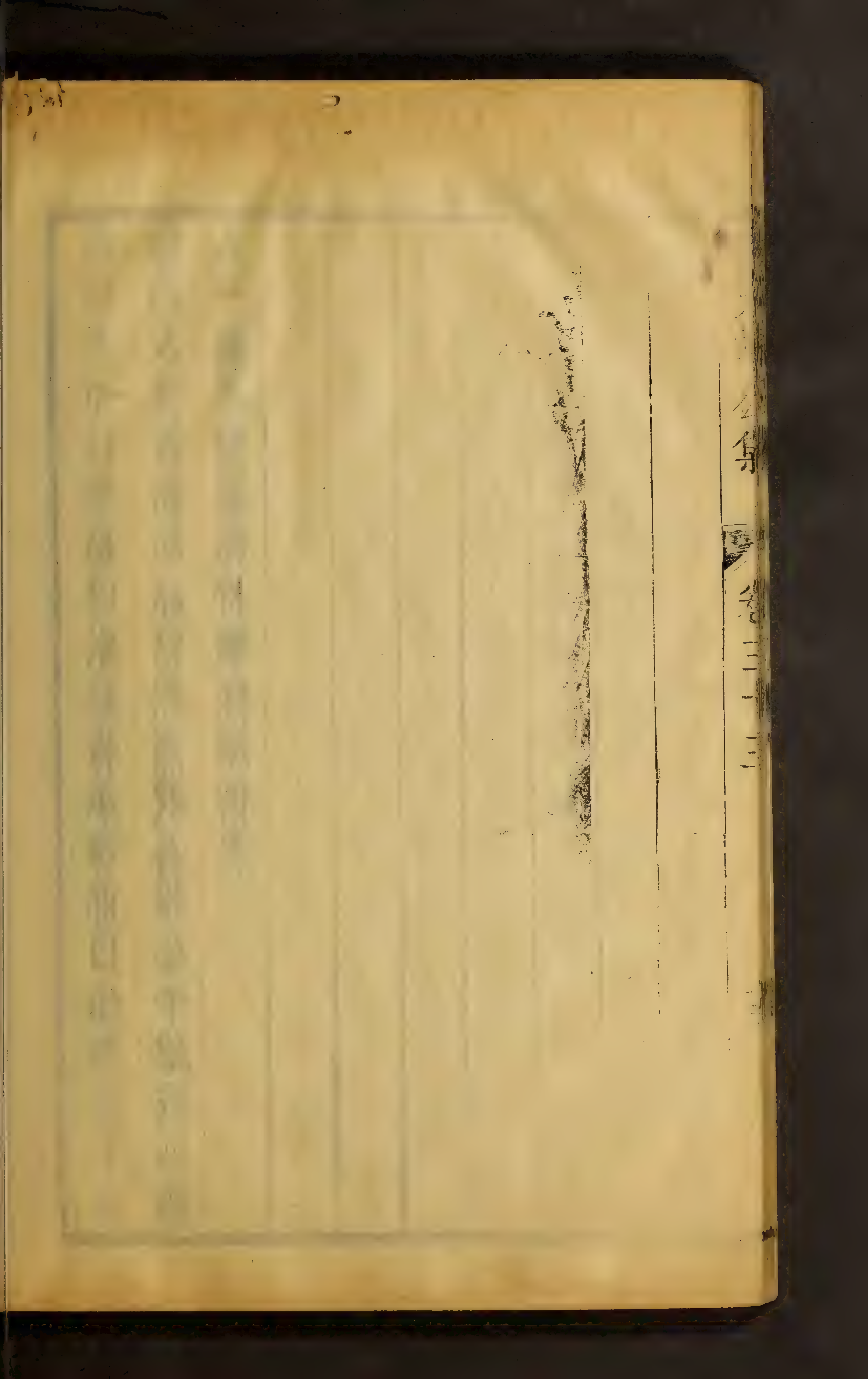
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永興軍府在道改知
興仁府朝廷復行夾錫錢乃申勑公移一準銅錢槩
用無偏府中帖然旁郡官私與民出納自爲輕重民
疑以撓交易不通始大愧服乃視興仁爲法尋移知
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至鎭改充河東路經畧安
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太原府以童貫領宣撫使
奏乞辭避璽書褒荅不允河東諸司與被邊屬郡如
代嵐石麟府咸許以事宜聞時傳虛聲以動憂顧公
曰閫寄當以靜勝乃嚴戒邊吏凡制事必愼擇可信
者重以賞罰御之自是警奏不妄邊鄙晏如政和五

年春以足疾乞領宮祠章五上乃得請提舉杭州洞霄宮復徽猷閣直學士盜發幇原聲震東南起知宣州捍蔽江左或告公曰宣歙俱鄰於賊歙破卽宣危矣公誠久病可以力辭公曰方急難中豈人臣愛身時也乃扶疾就任時寇兵逼屬邑民大震擾公之威名凜然人恃以安郡境賴之迄用保全上心嘉賞除龍圖閣學士賊平以疾乞致仕章三上未報特召赴闕除河東宣撫司參謀乃力陳老疾不足備驅策詞意懇至遂得請特授正奉大夫致仕家居三年以疾薨薨之夕有星隕於寢室之上公剛毅方正見義敢

爲不可回奪雖犯權要蹈患難不顧也胸中無城府推誠待人洞見腹心持已甚嚴而遇下明恕臨政愷悌人不忍欺久任帥閫不爲貴倨凋畧細務聽訟折獄纖悉得情而歸於寬厚民尤感服雅以淸約自將一介不妄以取與延帥圭田皆在極邊將吏役所部爲之耕種歲入千計公至是乃捐其地募弓箭手絲毫無取更兩鎭凡十餘年量敵制勝動中機會每以疆吏生事爲戒嘗語人曰爲國守邊安危所繫但當宜國威靈嚴於自治使敵人不敢侵侮邊陲得以晏然是爲稱職若規小利召兵起釁圖尺寸功冀幸寵

榮吾不忍爲也識者以爲至論凡所辟薦不假人以私必視其能援自部曲多爲一時名將號爲知人性誠孝毎以褒贈不逮其祖爲恨遂以所得官奏乞回授特旨從之敦穆宗族恩意滿至常遇郊恩舍其子孫先官猶子斥俸餘置義田宅近族子孫聚而居之養生之用皆取具焉有文集三十卷提奏議七十卷娶同郡胡宗説之女封碩人先公十二年卒贈淑人子男二人長曰耦承議郎眞州排岸次曰裓朝奉郎通判亳州軍州事以學行吏能見稱於世一女適從政郎江寧府溧陽縣丞胡朝孫男九人曰嶶言登仕

郎曰太冲曰如愚曰康錫皆承務郎曰保衡通士郎
餘四人并女尚幼銘曰烈烈我公惟如干城威加西
人一塵不驚孌倖恃權狂瀾稽天



誌銘五

陸少卿墓誌銘

公諱愷字疆仲姓陸氏其先吳郡人六世祖權唐末爲建安縣丞值中原亂不克歸因家福州之候官故今爲候官人曾祖中和贈職方員外郎祖廙任左侍禁父長賓任大理寺丞累贈通議大夫母吳氏贈太碩人公自幼穎拔不群博覽彊記元豐初未冠游太學標望絕人一時名儒往往忘輩行踏門願交元祐更新學校祭酒孔公武仲得其文奇之稱譽不離口

學者益歆慕之元符三年登進士第調廬州司法叅軍太守龔公原一見待以殊禮侍御史彭公汝霖祭酒今丞相白公時中俱薦試學官召檄至公曰吾因科舉二十餘年晩得一官朝廷不吾知欲使之褁飯復入場屋吾不能也卒辭不就崇寧大興學校郡以公兼掌錢穀士不之敎官之廬而公之戶外屨常滿矣執經考疑虛往實歸秩滿用薦者遷通仕郎丞相劉公正夫以給事中兼領外諸司辟公管勾文字閱半歲改宣敎郎外諸司罷公之子調官齊南憐其少求與之近乞監密州板橋鎮鎮瀕海船至多異國珍

貨吏習爲姦欺以漁取公以身先之一毫不少贖海
商便之以外諸司貨與轉奉議郎又以八寶恩轉承
議郎逾年御史中丞石公公弼辟爲檢法官已而石
公以罪去坐是二歲不遷吳公執中復以儒學薦召
至政事堂除大府寺丞明年遷司農寺丞磨勘轉朝
奉郎上方搜訪人才劉公以中書侍郎有異春薦士
三人以公爲稱首賜對稱旨擢司勳員外郎車駕幸
尚書省轉朝散郎遷光祿少卿劉公既相除宗正少
卿方將力薦引以自助劉公遽以病去故弗克時修
玉牒公纂緝上臨御以來政事之大者十年爲一書

上之轉朝請郎磨勘轉朝奉大夫太常少卿缺員有
旨遴東丞相鄭公居中余公深以公啟擬命下之數
日侍御史張樸進對論事畢上忽謂樸曰朕用陸某
奉常識其人否樸對陸某老於儒學有士望上深然
之嘗寧置議禮局至是并歸禮寺公於擬議參訂爲
多又修國華禮一百卷上覽嘉之轉朝散大夫磨勘
轉朝請大夫求補外乃以直徽猷閣知均州開決庶
務無鉅細劇易皆親之吏斂手不敢爲非先是人惰
農不知灌溉之利公出郊爲之勸相人始盡力歲大
稔父老勒石道傍爲耕者之勸公之愛民出於誠心

嘗因旱禱龍祠三日不雨公對神自咎曰守土之不職宜菑其身民何辜將不粒食矣因泫然左右爲感動未旋車大雨鄰郡飛蝗蔽地千里過境弗下父老候公出迎拜以手加額曰微公德化所感民其餓殍矣襄鄧大饑仰粟於我郡人請閉糴公曰今天下一家非秦晉比奚此疆彼界之異晉之不義春秋猶譏焉吾不忍爲也於是轉輸相屬於道饑民賴之以濟其爲德厚矣三舍之法罷士不知所歸公至聚生徒擇屬吏之有學行者爲之師講肄課試悉覩成均郡人爭遣子弟獻腴田以資其費唯恐後士風復振於

暇日又時往臨之申之以孝弟之義郡大治士民詠歌之爲均陽樂十篇以頌其德未幾受代到闕除知泉州未行得疾終於京師實宣和六年四月辛酉也享年六十有五娶黃氏有賢行配公無違德子男五人曰震承議郎太學博士以學行知名於時曰渙宣教郎開封府刑曹椽曰畀以疾廢不仕曰奭曰需皆將仕郎諸子俱好學有立女適從政郎汀州司儀曹事薛銳孫男六人女二人公少孤事母以孝聞其爲人敦厚篤實一言之出終身可復遇人以禮無貴賤賢愚之間平居恂恂似不能言者徐而叩之亹亹無

倦其文純深析理論事足見其志其爲詩平淡清遠有晉人之風雖應用辭章咸有典則踐更省事殆十年同進者袞袞登禁從公回翔不出故列無滯淹之歎嘗謂人曰吾學古入官期以報國利民顧天下事非輔相大臣不得行非諫官御史不得言非侍從之臣不得與國論今久處朝行無一毫補殆非素志吾老矣得一郡爲朝廷布宣德意牧養小民其可也遂抗章力請既得郡治有成績如其言士論韙之公在均陽歲薦豐築亭臨漢上時從僚吏往游焉與民同樂又賦詩以廣其意郡人悉播之樂章至是聞公之

亡登是亭者皆爲之感涕諸孤將以七年十二月辛酉葬公於懷安縣之馬鞍山以毘陵守何公兗之狀來請銘余未暇作也葬有期又不遠千里走僕致書速余銘昔余在熙寧中與其兄怳相友善是時公尚少頎頎諸兄間眉宇秀發意其必爲令器以詩見貽有成人風度已而學益進行益修挺然爲時聞人則余之知公蓋在諸公之先也雖位不稱德而見於事業者亦足以垂世傳後矣乃爲之銘曰昔公兄弟聯車至止公方妙齡鸞鵠停峙問學日滋浸以文鳴旋登於朝爲時名卿出藩於外蔚有成績飛蝗不下神

監其德邦人之思形於詠歌勒銘幽宮百世不磨

曹子華墓誌銘

君諱璪字子華其先金陵人避李氏之亂徙居江陰故今爲江陰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故贈朝議大夫母朱氏贈恭人曹氏自高祖以來無顯者至君之世父確始以文行知名於時熙寧更新學校遴柬天下名儒訓迪多士公時在選中擢爲國子直講學者翕然師尊之曹氏遂有聞於世君之昆弟幼從直講公爲學得其緒言紬繹不懈故皆屹然有立初朝議公塲屋不偶退屏世累從桑門之徒游北

其亡也淸窶滋甚君亦以累舉不售相其兄力治生業不計有無資其弟以學其後家日益富而弟踵卒以名進士登科通金閨籍君與有力也其爲子而孝於親爲弟而恭其兄爲兄而友其弟篤於愛欽中外無間言性夷易不爲畦畛與人言洞見心膂故人有過雖面折之而人亦莫之憾也遇人不以貴賤貧富爲厚薄一於誠而已晚益閑放以詩酒自娛杜門索居終日兀如也靖康元年四月癸亥以疾終於家享年五十娶趙氏有賢行配君無違德子男一人曰嶠舉進士女一人適登仕郎慕容邦弼有孫一人未名

以是年某月壬辰葬於縣之順化鄉黄山之原其孤要余之女孫以其叔朝請公之狀來請銘乃爲之銘曰積善在躬壽胡不多天實爲之命也奈何瘞銘新阡其永不磨

向太中墓誌銘

向氏自微子封於宋左師戌始見於春秋秦漢而下無顯者至文簡公起布衣相真宗勲名載國史繼以欽聖憲肅皇后配神宗以盛德母儀天下向氏遂爲著姓公諱某字某文簡之曾孫欽聖憲肅之從弟也生而有異禀自幼不戲弄八歲而孤哀毀如成人及

長挺然有立爲衆所欽憚用憲肅恩補右班殿直調曹州定陶尉監秦州酒用薦者移伏羌城兵馬監押又用薦者移通遠軍管界廵檢特旨差熙河路計置物貨局陜西轉運使奏辟催促錢綱四遷至西頭供奉官遂以太子右司禦率府率致仕以子封遷太子右衛率又四遷爲右驍衛將軍官制行四遷爲武功大夫萊州團練使榮州防禦使換文資兩遷至太中大夫致仕靖康元年六月七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六十有八公雖出於貴冑而淸約如寒儒嗇於自奉而親族之有匱急者則周之不爲有無計字兄之孤

與已子人不見其異也中外輯睦無間言諸子游仕
四方有以鮮衣獻者輒藏之不服曰昔吾父母未嘗
有也於人無德不酬而有負於已者未嘗形言色嘗
寓居棣州之七里鎮淸河水暴泛居人危懼公身率
千餘人負土築隄為捍蔽隄成水至不為患鎮人德
之至今不忘定陶素多盜公為尉威望隱然盜潛伏
出境無敢犯者涖事所至有能稱年未及奉身而歸
用不究其才論者惜之然居都城幾三十年優游卒
歲視天下無一物足以攖其心者其所得多矣祖諱
某故任國子博士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祖母二

人汝十六人其女長適進士王叔夏餘並幼諸孫將

以是年七月某日葬公於豐臺山北公之行請銘於

余余雖未及識公而與其子游習聞其風舊矣乃為

之銘銘曰公於斬叢服若蟬蛻清約自將其德廉悔

有子之賢慶流必長將大厥聲公為不亡

楊文靖公集卷三十五

誌銘六

章端叔墓誌銘

公諱琹字端叔姓章氏八世祖及爲康州刺史自南康徙居建州之浦城其孫仔鈞仕王氏官至太傅仔釗爲泉州團練副使兄弟俱有功於閩故號仔釗爲小太傅仔鈞之後居西郇仔釗之後居珠林自是分爲二族宋興幾二百年西族世有顯人珠林久不振至景德中公之大王父始以進士中甲科而位秘書丞公於熙寧三年繼登科而後珠林之族寖顯矣公

請公爲親行堤上得舊河經始之意本欲殺惠民河水流而歸之蔡河稍加開濬則惠民之注流益悍而蔡河不足以吞納則爲害滋甚不若增濬河外故道雙洎雖溢可恃以無患是歲河朔饑民流而入畿甸者不可以數計公召而廪給之因以用其力故堤成民不告病而饑者得以全活公私之利蓋兩得之也上皇即位轉朝奉大夫未幾除知虔州爲江西劇郡俗健訟公下車痛治妄訴者一人迄公去無或干政犯令者是時承平日久屢豐年天下諱言災傷無以民病告者公還朝首言淮甸歲凶宜加振恤大臣初

雖不悅而公誠意懇惻故卒從之翌日遣使大發倉
廩而民賴以濟公之力也崇寧初黨論復興義士膠
口無敢竊議者公除郎官得旨陛對抗言元祐臣僚
削秩投荒皆緣國事陛下即位稍令內徙道路交慶
今復刻名著籍禁錮其子孫恐非陛下本意臣竊惑
焉上雖優容之然亦由是與時論不合矣會宰相曾
公布得罪言者因以微文詆公從坐降一官罷尋知
泰州遂掛冠退居吳門未幾上記其姓名特旨落致
仕復知泰州之官數月即乞宮祠得提舉舒州靈仙
觀崇寧五年六月八日以疾終於平江府之私第享

年六十二歲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於吳縣長山鄉仕墟村道士塢之原公莊重簡默而接人以和氣行已涖官一本於誠不表襮以自售其論天下事不苟不隨期於當理而已方元符末議役法請循元豐爲便或疑其朋附及崇寧陛對抗言黨錮非是聞者駭汗乃知公之用心合天下至公無彼時此時之間公以是數忤權貴竟以不遇公仕於朝兄弟請別籍公盡以已所當得田業均之且立券與之約毋得輒典賣而其後兄弟之子有破其產者卒賴此以爲生公之惇族爲之長慮蓋如此公平生無女妓珍奇之

好獨讀書萬卷增校精至手澤具在有文集二十卷孟子解義十四卷曾祖故任秘書丞祖故不仕父故任通直郎贈朝奉大夫娶沈氏起居舍人諱季長之女也封宜人公襟度簡遠未嘗問生事然奮羇旅起家闔門千指有宅以居有田以食夫人之力也其經理家事無巨細皆有節法豐而不侈儉而不陋正睦中外雍如也自政和以來四方無虞仕進者以攀附爲榮而夫人每戒其子曰宜安素分遠權門盜賊且起無遠官以貽吾憂諸子仕者謹奉其戒卒無患聞者服其遠識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以疾終於正

寢享年七十有四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祔葬於公之兆子男八人長愿宣教郎知杭州臨安縣事次師中早世次懿廸功郎池州七曹椽次愈廸功郎福州士曹椽次惠次憲次懋次悊皆業儒未仕女四人長適宣教郎知舒州宿松縣事孫寔次適朝散郎直祕閣廣東路提舉常平等事王舜舉次適奉議郎秀州司錄事郤勳次適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呂珊中孫男女二十二人建炎之初其子憲不遠數舍詣毘陵踵吾門而告曰先君之亡二十有餘年矣而無幽堂之銘其盛德中行恐遂泯沒無傳焉敢以是請久之余未暇作也又遭母夫人之喪復以書

抵余而請之益至余雖不及見公而公之子憲慈從余游義不得辭也乃為銘使歸而揭諸墓上銘曰奮身羈窮砥節不移遵義而行不苟不隨冀稽之興公獨有言為人不能展也宜賢銘以昭之庶永其傳

張安時墓誌銘

公諱某字安時姓張氏高祖照仕南唐攝汀州幕官遭亂退居沙縣故今為南劍州沙縣人曾祖某祖某不仕父某以公貴累贈正奉大夫母鄧氏贈碩人公自少力學有文甫冠中熙寧九年進士第調興化司戶參軍福州閩縣主簿改江州錄事參軍監湖州新市鎮開封府東明縣酒稅務試學官中選除建州教授未赴改宣德郎知德州德平鎮上皇嗣位賜緋衣

銀魚召赴闕除宗子博士通判無爲軍除太常博士
賜對稱旨除監察御史遷工部員外郎逾年出知典
化軍還朝除知信陽軍入爲兵部郎中以郊祀恩賜
三品服知廣濟軍初爲御史會四郊齋宮以内侍董
其役畿邑騷然公請付將作而後民得不擾在京百
司皆隸臺察而閤門殿中監多嬖倖持權者蔑其職
獨不與怙寵自肆弊尤甚無敢誰何者公請隸臺察
如他司上從之未數月復如舊公由是乞罷臺職章
再上遷郎曹其在信陽朝廷下京西市金炭淮康降
褒也支邑十義陽兩邑而已所敷如淮康十之六民

以偏重訴之而前守不加恤公下車曰守令民之父母民猶赤子也其可坐視其重困乎即致書漕臺辨析之甚力卒如所請乃已民賴之不爲横斂所困其去思至於今不忘京東歲薦饑盜賊蜂起民流亡相屬於道有旨蠲其賦租以賑䘏之公既免租而定陶屯兵逾萬人廪無見糧遂奏乞支降金穀贍軍時相怒而以二租不當免官言路論之爲非辜上悟復官還舊治已而遇疾遂引年而歸公爲人敦樸夷易遇物無城府洞見心膂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平居卷不釋手自六經諸子百氏書一經目輒成誦不忘下至

科舉之文亦無所不記每春官較藝舉天下士公多與焉晚學無根類以剽截襲前爲工公一燭之皆莫能掩也人服其明其後門生登膴仕居要津者不可勝計而公不一至其門其外勢利恬於進取蓋如是元祐中禮部侍郎楊公畏以賢良方正薦公未及居而科適罷士論惜之歷仕五十餘年以淸約自將歸無餘貲而與兄弟同其有無不以一毫私於己爲子孫後日計也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兄弟忤旨竄嶺南方京卞用事之時雖親戚故舊皆諱言其名公獨附置郵通問不絕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非篤於風義不爲刑禍所移寧有是夫故孝弟著於
鄉行義信於朋友惠澤加乎民人無賢愚皆知其爲
君子也自宣德郎九遷爲朝議大夫以疾終於正寢
實建炎二年八月念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娶鄧氏
先公卒贈宜人子男三人周輔廸功郎亳州城父縣
主簿曰周佐曰周俊皆將仕郎女三人長適進士羅
宋次適進士陳應求次適宣義郎直龍圖閣主管江
州太平觀胡寅孫男二人女二人既卒之明年其孤
將以十一月初五日葬公於湖山之陽先塋之左以
右正言廖公剛之狀來請銘余於公有同年之契册

友之恩義不得辭乃爲之銘銘曰少年逢時歷事三
世不比不隨獨行其志儉以持身富以多文麈銘新所以示[illegible]

墓表

居士余君墓表

居士余君諱逌字永升南劒州將樂人也祖諱可父
諱思世爲田家以貲自雄至君始業儒爲鄉進士其
爲人倜儻喜任俠赴人之急惟恐不及雖蹈憲網濵
死地弗顧也四方君子過吾邑者必歸焉有無共之
雖倒廩傾囷弗吝也晩益豪放以詩酒自娛尤喜讀
列子之書家無留藏悉以資宴游之費歌呼談笑至

淋漓顛倒而不厭其自視了然嘗曰人生適意耳何苦以廢虐之生自刑也其爲詩初若不用意而語輒奇麗至今儕類猶能道之熙寧九年五月巳巳以疾終於尤州之漆坑其弟節以君之喪歸葬於邑之西山是年六月壬子也享年四十有二君娶廖氏後君百有二日卒無子女一人予之室也是時予方舉進士竊名仕籍而君之葬不得臨穴視窆祀游宦四方必數年乃一歸而君之墓有宿草矣荒丘之間馬鬛鱗比幾不可識予竊悲君之無後而歲時展省獨恃吾子孫今其若此可不爲之表識乎故特敘其爲人

大略揭之墓上雖予言不足以重君尚庶吾後世子孫知其爲君之墓而不忘也崇寧元年閏月乙卯立

墓碣

范君墓碣

君諱某字濟美姓范氏建州建陽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晦迹不仕君生而有異禀自爲提孩識慮已有過人者閩中地瘠而人貧俗儉陋常以不足爲憂多計產育子雖士人不免者浸而成風恬不以爲怪君時五歲聞之惻然適諸母有妊者乃謂之曰他日所生無問兒女願勿棄之生子而弗舉人理不可爲也

我長立當鞠養之不須以貧窶爲念其慈惠蓋天性也六歲卽讀書書過目輒成誦日記數千言未成童從師友肄業於郡庠敝衣菲食與貴游子弟居不少屈以苟合覸膏粱文繡澹如也厥父聞之喜曰吾有子矣夫復何患旣冠入太學與之方軌並馳者皆一時豪士然未能先之也政龢五年登進士第授將仕郎調河南府新安縣尉就除宿州教授官制行改廸功郎君在學聲名籍甚宿之士人嚮風久矣旣涖職學者造門授經朝暮踵相躡皆虛往而實歸秩滿士爭請留不報用薦者改從事郎初右丞薛公其常自

負學有師承爲世儒宗聞君名以禮幣延置門下命
諸子從游間與辨析疑義雖逢其族皆迎刃而解由
是薛公加敬畏焉自符離罷還會薛公被旨編集荆
公遺文辟爲檢討官僅逾月以疾終於京師甘泉坊
旹宣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君爲
人夷易不事表襮胸中洞然無城府其事親無違交
朋友有信遇人無賢愚一以誠意故中外無間言博
聞彊記諸子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如歉然常自以爲
不足雖晚暮而志學不衰初娶胡氏故贈朝請大夫
某公諱某之女生二男長曰某從事郎武安軍節度

推官炎某以下缺

重倖

楊文靖公集卷三十五終

楊文靖公集　卷三十五

洪官大共以丁地



